

172570

王一榴譯
伊凡康卡著

世界未來的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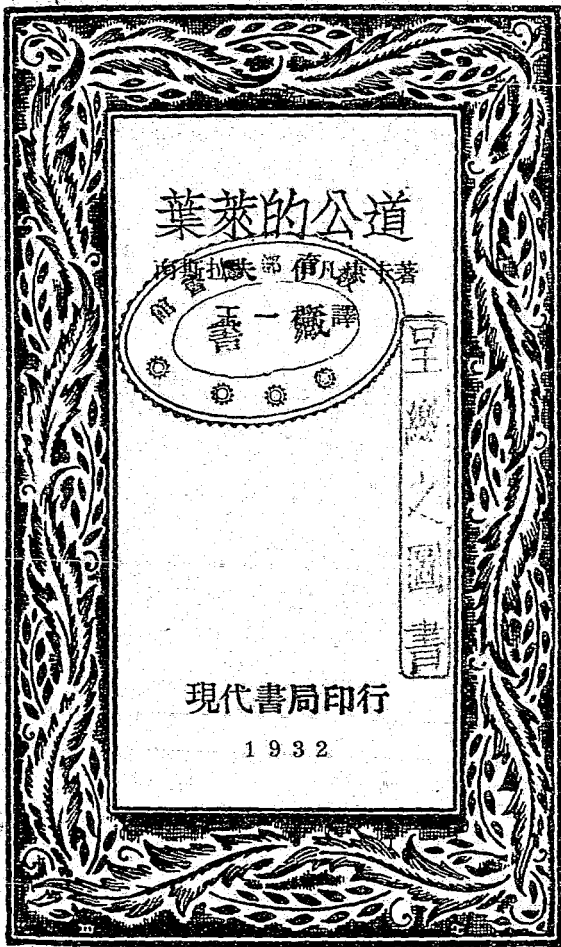
44

現代書局印行

1869.33436

MG
LF43.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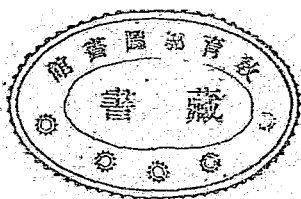
2
2



3 1763 2765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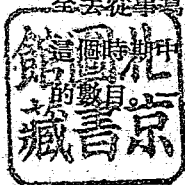
葉萊的公道

皇
後
之
書



引 言

一八七六年五月十日那天，在一座小小的卡列阿拉的鎮上，伊凡康卡 Ivan Canker 就在一個窮苦的裁縫家中出世了，那時這座市鎮還是奧國的一部份。康卡在斯拉夫利亞的盧貝勒亞娜地方畢業以後，就到維也納去學習一種專門科學，可是不久他却變成了某個文藝團體底一份子而致於輟學，把自己完全去從事寫作。他在維也納居留了十二年之久，在



這個時期中，他寫過二十部書，大約也出版了一半的數目。一九〇九年他又回到斯拉夫利亞去，在盧

[1]

00040
(南)

貝勒亞娜城的對面的一匹山邱上的一所小屋子裏居住及工作，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一日纔在那兒逝世了。

康卡的確是南斯拉夫從未所未有的偉大作家。凡是世界上大多數的人所否認的事物，他却一般地認為是真實的，有價值的；凡是世界上的人稱為是真實的和道德的，他却一概否認。他在人生的機械統系上繞着燦爛的光底旋軸展轉，對着能夠看出人生及其急轉為，混亂的動力，比較信以為然的“尊嚴的基督教徒”及其假定的概念，偏見和教養，絕對地更要紛亂；更要曖昧的人而啓示。他并不是個通俗的作家；他的小說缺乏偉大的英雄事迹，他的小說中的人物都是熱情的，非英雄的農田助手，學校教師，街頭浪人，兒童，苦力等：就是各種制度，條件，組織的犧牲者；也就是他自己的幻影。他自始至終都在督責這班愛國者，虛偽政客，信口雄黃者，和這“莊嚴地”在思索的“規矩人”；他們與自己的環境妥協了，連一個反抗的屁也不放，祇保持着自己的“主意”和“辯服”。在他的小說中，因為缺乏積極的，道德的元素，

他被人嚴重地批評過，對於這點他却具體地答復：

“爲什麼我要把自己的聲調加入說教師底呼號裏面去呢？爲什麼我不把我所見到的人生描寫出來，却情願照着我於某一瞬間偶然所想到的應有的人生那樣而表白呢？”

他的努力——他的一生——就是人生及其盲從勢力的對抗。在他的著作之中，我們隨處都找得出一種“福音”來。我們在“葉萊的公道”裏就看得有一種對於社會對於文明的警告；他所要求得的就是社會的公道，有了它則種族及其功績纔不會沒滅。葉萊這個熱情的，純真的尋求公道的巡行者，就是一幅絕對不知道轉移產業及人生之輪的動力和機械的那勞働階級大衆底一般化的寫生。他的最後的事業——豈不是階級革命及其結果的象徵嗎？“葉萊的公道”在世界大戰以後的幾年內，差不多譯成了歐洲各國的文字，據說也是中歐和南歐各地底決然的均田改造底一種原動力。

除了中篇和短篇小說以外，康卡還寫了許多論文(Essay)，幾部詩和五本戲劇。他的第一部書是一

本詩集（一八九九年），題名為“Erotika”，却被那鐵面無私的盧貝勒亞娜的主教沒收了，而且公然地燒毀了。“葉萊的公道”是在一九〇七年寫的，就是在那個時候社會民主黨正要推選他為奧國的國會會員，這部書却使他的被選舉的結果失敗了。

I

“不錯，一個人的死期遲早總要輪到的，”他說。“老實說我
就要換到第二了。”

他們把老人錫泰安葬了，——求上帝容許他進天國罷；他並不是一個敗類——。禮拜堂的鐘聲停歇了敲撞，教區的牧師脫下了他的法衣，送殯的人們也到酒家去了。大家都穿着孝服，靠著一張長桌嚴肅地，沉思地坐下，淚痕猶在婦女們的臉兒上。

葉萊——錫泰的年老而蒼髮的僱工——自己坐在靠窗的長凳上，用自己的紅色手帕揩着額顛，又發出一聲太息。

“不錯，一個人的死期遲早總要輪到的，”他說。
“老實說我就要挨到第二了。”

“噲，葉萊，”年青的錫泰——死者的兒子——插

嘴說道，“您坐在那裏好像是個什麼人一樣。誰是承繼人——新的主人——您呢或是我呢？您講起話來倒好像您就是此地的最重要的人一樣！”

葉萊，對他望着，脾氣很好地淺笑起來了。“您常常喜歡講點小笑話，董吶，是不是呢？——我猜您隨時都會要——噢？看起來您並不情願格外地哀痛，那是使我滿意的。老話說得好：酒精是給男子的，眼淚是給婦人的。”

隨後他給自己斟了一杯酒；可是當他舉起杯來的時候，別的人都不起來合他。所以葉萊連酒都沒有嘗到，就把杯子擱下來，而且驚惶失措起來了；他對着那年少的主人看，又對着其餘的賓客看，却祇看見一些帶怒的，討厭的面孔。

“算什麼一回事呢？”他問道，忽然間他覺得有點冰冷的東西和沉重的力量壓在他的心頭上。他們的嘴唇和他們的眼睛都不能爲他解答。“難道您們這般人被什麼欺侮了嗎？未必我錯跑到一羣馬販子裏面來了嗎，或是錯跑到一隊無業遊民中間來了嗎？我不是和我們的家人同坐在一塊嗎，或是和一堆正在

想圈套來把我趕出什麼勾當的流氓同坐着呢？

年少的主人還報道：

“不要叫我們流氓，馬販子，和無業遊民，您——您祇不過是個僱工罷了！雖說是您酒都沒有上過嘴唇，看起來您倒好像喝醉了似的。”

葉萊又對着每個面孔看了一下，他方纔把杯子握起來，把酒傾回壺裏去；他傾倒了好久，因為他的手從來沒有這樣抖顫過。

於是他就站起來，光着頭，把帽子握在雙手中。當他站立在桌後時，他是又長又瘦又彎的，他的頭幾幾乎碰着那燻黑了的屋頂板了。他站立在那裏，他那副自餒的，枯乾的面孔，却爲了出殯纔新刮過，他那雙濃重的眉下有一對清澈而活潑的眼睛。

“送葬以後，您們竟會討厭我喝一點兒酒，”他說，“主人呀，那是您的不對嚟！您們其餘的人們也未見得好。不管牠怎樣，上帝會保佑您們大家的，並且要賜您們以要喫要喝的一切東西；我却不討厭您們什麼。麵包是給青年人的，石頭是給老年人的；魚是給強壯的人的，蛇是給有病痛的人的；雞蛋是給能幹

的人的，蠶蟲是給厭棄的人的。僕人是不可敗壞他主人所尋出來的家業的。”

脾氣怪躁的，年少的錫泰發起怒火來了。“噲，葉萊，我們不需要您對我們講經說法。您如果不願意喝酒的話，您就滾蛋罷。”

“葉萊，您倒會對起嘴來了。”錫泰的老婆說道。

“在這屋子裏僱工却坐在爐旁，向他主人的背上擦靴子，簡直有點糟糕了。”姨妹這樣地說。

“如果主人推着馬車，僱工却拉着韁繩，在情理上簡直也有點糟糕。”姨夫又插嘴說。

“讓我告訴您罷，一塊田給主人耕，僱工却在樹陰下蕩了玩，簡直是像在受罪一樣。”坐在錫泰身邊最近的一個人又說。

他們把牢騷發完了以後，葉萊點了一點頭，纔說：

“您們都講得在道理，講話裏面沒有一點不公道。所以求上帝賜福給您們的飲食，再求他老人家賜我一顆諍靜的良心和一生無罪的過活。”

講完了這套話以後，葉萊——這個僱工——就

戴上帽子，離了酒家。

II

他獨自到倉庫裏去了，躺在稿薦上面。

他走過田野，跟着那沿溪的曲徑走去。牠那低淺的水已把自己浸沒在細白的沙中了。那正是五月的時候，天氣是悶熱的，山那邊還有風雨底期望；任何的景物——田野，草場，叢林都是在一種謐靜之中——好像地球有了罪惡底預感，已經屏息起來了似的。

正當葉萊遠遠地細瞧着綠漆窗格底農舍和山坡脚下的倉庫與露棚的時候，一股沉重的動感捏着他的心頭。那邊的田間裏的沒有一握塵土，不含涵着一點他雙手的勞働，和一滴他額顛上的汗珠。不錯，一個人居住在一個場所，譬如有一年，十年，二十

年，那嗎，您瞧着呀！那屋子已把他的性格底外殼承受過去了，所以到後來牠與他是成爲性相近的了，好像他對付他自己的血與肉似的，而他也祇能夠去愛戀牠。如果到了後來，要聽從或種的殘暴的命令，一個人必定要離開那個場所，他就要爲了牠而涕泣，比爲了他的弟兄，甚至比爲了他的母親而涕泣還要悲切些。

現在照葉萊看起來，似乎那綠漆的窗格不像牠們平時那樣親熱地招呼他了；又似乎，那整個的田莊瞧着他的時候，好像牠是被那孀居底愁怨所籠罩一樣了。

憂鬱就是能結千百倍果實的種子：牠差不多不植根在心頭上，而就開始發芽，向四面滋生，並不留點泥土或地穴，使希望從那裏開花。現在，葉萊簡直就是這樣了：那種傷感已經赤裸裸地接觸了他的心頭，他就失望起來了。

葉萊既沒有走進屋子裏去，也沒有像他平時那樣停步下來去視察田野。他逕自到倉庫裏去了，躺在稿薦上面。在那裏就有一種思索起來了，像這樣同

一的思索是從來沒有進過他的頭腦的。

他想到：“我來到此地已經四十年了。那時候這屋子祇不過是一所小小的茅屋，主人與僱工兩方面都覺得羞愧。可是汗水像河流般地滾落，一直到我們建築一所家宅；對於婦女們那是一種快樂，對於男子漢那是一種榮耀。誰把它建築起來的呢？其他的人都因疲勞而死了，祇留着我——我纔是最後的主人翁。從這家宅一望出去就是一片肥田與草原。誰老是在耕種地土的呢？誰又老是在把田地一畝一畝地添加起來的呢？此刻他們大家都死去了，祇有我還留着——我纔是最後的耕田人，最後的收成人罷。可是，看呀！做了四十年底苦生活以後，我把屋子搭起來，又把我的汗水灌肥了田地和草場以後，却來了另外一個人——從何處來的，我倒不懂——對我說道：‘您並不是此地的最重要的人呀！’還有，他竟敢把我趕到倉庫裏去，自己却去坐在爐旁的一角，抽他的煙斗……”

葉萊如此地思索着；過了一會兒他就站了起來，把他黑色的上衣上的稿薦屑拂去，再走到屋子裏去。

在那裏他脫去了上衣，爬到爐旁的一角裏去，再裝滿了烟斗。奇怪得很，他的憂鬱此刻已經消滅了；他却淺笑起來了，在他的散開的雙眉之下，自己的眼睛又得意揚揚地霎閃起來了。

女傭人走了進來。

“您倒真舒服，葉萊，”她說。“幫手一齊都在外面田裏，您却在爐旁的一角抽您的煙斗嗎！”

葉萊把煙斗拿出嘴裏來，又把他的眉頭繃起。

“滾您娘的蛋罷，您這個娼婦！您想想看，您在吩咐誰人呢？”

這個婦人對他望了一會兒，於是就匆忙地跨步出去了，又把門兒猛力地關上。

“我倒不懂，什麼東西把她刺激了——那個狐狸精，”他自言自語地講了以後，又把這個思想即刻打消了。

一直到了薄暮，全境之上都掛起烏黑的濃雲的時候，門兒忽然大大地打開來了，年少的錫泰出現在門檻上；他的腳都站不穩定了似的，他的帽子歪戴在一邊的耳朵上。葉萊對他很不滿意地望了一望，又

繼續去抽他的煙斗。

“您知道我是誰？”錫泰喊了出來。

葉萊靜默着。

“我在問您，我是誰？”

葉萊慢慢地把煙斗從嘴裏拿了出來，又淺笑起來了。“在您的父親落葬的日子，這倒是一種好樣子噢！最好還是睡到床上去清醒一下罷。”

“誰——您在叫誰睡到床上去呢？僱工！誰——誰要去清醒一下呢？”

“我祇是說您應該要到床上去睡，董吶，因為您喝醉了。”葉萊十分冷靜地說道，仍舊靜悄悄地坐在爐旁。

錫泰似乎呆了一會兒。他前額上的青筋都濃重起來了，於是他把他的帽子丟在地上，驟然叫道：

“休講，僱工！我不但要埋一個主人，却要埋兩個——兩個——我那老頭子和您。您在這裏做頭腦的名分已經完了。完了！現在您這副老屍骨可以滾出去了！”

葉萊發出淺笑，慢慢地從火爐邊走下來；他並不

很慌張。凡是一個人喝醉了的時候，您總得要玩弄他。

“快點滾開罷！”

“董吶，請您原諒我這副老骨頭罷！”葉萊嘲笑地說道。“您倒還有許多的時候可以去坐在爐旁嘍。”

爬到爐旁的時候，錫泰幾乎跌倒下來了，可是他畢竟平安地把他所要坐的位子抓着了，把自己大膽地躺在裏面。

“把我的靴子脫了！”他命令着。

但葉萊却不去睬他的命令，祇坐在長凳上，把他的熄滅了的煙斗重新點燃起來。

“董吶，您的傻事情幹完了沒有？”葉萊在發問的時候，吐出一朵煙來。“死氣都還在這屋子裏，您得把您的雙膝跪下來祈禱纔好。”

後來葉萊自己就在十字架面前跪下來了。當他在禱告的時候，那新主人看起來是憤懣的，把自己的煙斗點了又點，兩次在室中把痰從這邊唾吐到那邊去，而且又是靜默的。葉萊於是站起身來，走進門柄那邊去，好像要走的樣子。

“僱工，來！”錫泰大聲叫道。

葉萊握着門柄，停頓了下來。

“我要告訴您，僱工，”錫泰講着，他手中的烟斗却在抖顫，“我要告訴您，您已給我開銷了——開銷了——自己到別處去另尋個主人罷！”

葉萊的整個的面部都轉成了一種淺笑，他的眼睛笑迷迷地霎閃着。

“噢？”

錫泰把他的靴子在長凳上蹬着。

“您聾了麼，僱工？我對您講罷！您自己去尋個另外的主人罷。您是已經開銷了！”

在那一剎那間，外面烏黑的天空撒出一道光波，過一會兒又來了一陣雷鳴底遙響。葉萊脫了他的帽子，畫着十字底記號。

“但願上帝把我們從罪惡中拯救出來呀！年青人，不要犯罪罷！祇要祈求上帝，也要把您自己托護於保佑您的神靈。”

葉萊打開了門，走到倉庫裏去了。在那裏他就躺在乾草堆中，而在疲憊之中，他一倒下去就睡着了，心頭上沒有一點兒沉重的思慮。

III

那裏既沒有椅子，也沒有調羹給他！

這天早晨從那風雨之夜含笑着出來了，正像一個淚洗過的，却又已經得着了安慰的，青春的面孔似的。

葉萊跨出了門檻，沿着倉庫而行，再向外走去，究竟風雨在田中損失了什麼沒有。可是在那一剎那間，錫泰開了一扇窗扉，把自己的倦眼欲眠的，酸澀的面孔向外瞧來，瞧着葉萊的瘦弱的骨頭架子在行動。

“噲，您往那兒去？”

葉萊停了步，慢慢地回轉身來。

“到田裏去。”

“到誰的田裏去？”

“噢？”

“誰的田裏去？”

葉萊祇有發笑。

“董吶，雁眠還沒有給您一點兒好處嗎？”他說。
“如果您的頭腦仍舊覺得昏脹，頂好再去睡它一瞇。”

“到誰的田裏去？”主人再問道，血潮都湧到他的面上來了。

“當然是我們的田，”葉萊冷靜地答覆着，彎着背站在那裏把手叉在背上。

“您說，‘我們的田’——算是什麼意思？”

葉萊繃起了眉頭，一陣面赤底潮浪在他的老而憔悴的面孔上浮蕩過去了。

“我的意思是說我的田！”他清清楚楚地回答道。

錫泰呆了，張開他的嘴巴，用他的大而凸出的眼睛凝視着。

“您瘋了罷，您這老——！”

葉萊轉過身來，向着田野底方向前進。錫泰目送了他一會兒，把自己衣裳穿好了，纔走到田野底另

一邊去，如此方不致與這僱工晤面。他們倆都在那漸熟的農作物中間慢慢地走着，他們的頭部都彎下來向地上看；可是每個人都銳敏地注意着其他的一個人，都用了自己心眼在窺察，正像一個人，在恐怖之中，或者有人在背後……一樣地窺察。

當葉萊回到農舍的時候，午餐已經預備在棹子上了。他垂頭喪氣地在門口呆立着，縐起眉頭；起初對着主人瞧一瞧，其次再對着田裏的幫手們瞧一瞧。那裏既沒有椅子，也沒有調羹給他！

“爲什麼您們不招呼我呢？”

“隔壁戶的人家都沒有招呼您嗎？”錫泰帶了一種諷刺的怒容回答道，其他的人都笑起來了。

“您們這些男女僱工在咯咯地笑些什麼？瞧着了什麼好笑的事情呢？”葉萊緣於憤怒和苦痛的緣故，他的聲調都在戰慄。

於是錫泰的老婆以一種粗暴的，不慈惠的聲調講起來了：

“昨夜晚主人對您講的什麼話，您聽清楚了沒有？他把您已經開銷了。可是，假如您是餓了的話

——那嗎，噲，就給他拿把調羹來罷”——對着一個女傭人講。“我們連一個叫化子都不情願趕走的，當然不情願把一個在田裏做過活路的，又在一起喫過飯的人趕起走的。”

那個女傭人取了一把調羹來，擺在放牲口的人的坐位底下手。

“您站在那兒，像那樣地瞧着，又算什麼意思呢？”主人望着他尖銳地問道。“我們拿了一把調羹給您，因為您是餓了。求上帝賜福給您能夠放進嘴巴的東西罷；您是不是在那兒算您在陽世上還該喫好幾口飯呢！假如您不情願喫什麼，您就滾蛋罷。”

葉萊凝視着，驚訝得過度了，不能開口。錫泰被他的冷靜所激怒了，把調羹在棹子上一丟，就跳起腳來說：

“我昨天對您講，您這老笨豬，”他大聲地嚷着，“我不再要用您了。您已經是給我開銷的了；自己去找別的主人罷。這個世界大得很，您的腳又長。您在這裏當頭腦的資格已經完了。我就因為這樣，應該感謝上帝！”

葉萊的雙膝都發戰慄，他慢慢地答話的時候，字字都在他的喉嚨裏抖顫：

“年青的哥兒呀，我聽得很清清楚楚，而且也明白了。假如您叫我去把屋子放火燒了，您想我會不會就去幹呢？昨夜晚您講的話，也是一樣，我並沒有注意。可是您又把它提起了，讓我們來把它想想罷，看其中究竟有一絲毫底真正的公道和真理沒有。您對我說，‘把舖蓋擱在背上，滾出這屋子以外去罷！’這又算是什麼意思呢？假如您在我——我纔算是這塊田土底真正的主人——在我的面前跪下來，那倒很是像基督教徒的樣子。像那樣的辦法，我却要對您說，‘算什麼呢！我的小哥兒，現在您纔是主人，這所屋子，這些田地，這片草原都是您的。把那由我的血汗茂茂盛盛地生長出來的都拿去罷，雖說是我的身體現在是駝背而又衰老了，我的兩臂脆弱了，我的雙膝無力了。我的小哥兒呀，把一切都拿去罷；我雖是造出這個場所，把人都弄得老倦了，我祇要能把煙斗裝起來，坐在爐旁就好了——算了罷。’這就是我要對您講的話，在上帝的青天白日之下總不會有

一個人說半句話來罵我罷。”

錫泰轉過頭來對幫手們說：

“您們大家怎樣說呢，我該不該在他的面前跪下來呢？”

幫手們都笑起來了。

於是錫泰又回過頭來對葉萊譚：

“您是不是以爲我把您踢出門外去，是由於我喝醉了或者發了瘋呢？或者是我要和您開點小玩笑呢？讓我告訴您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罷。我父親的死使我傷心，可是這種傷心却使我得着一種暢快，那就是說我到底總是主人了。一直到現在，我連一個在田中放牲口的人都不如。您做頭腦的時候，吩咐我做這樣又做那樣，我簡直是個僱工；您對我的面孔簡直是命令，如果我要不聽從您，我那老頭子便要幫助您了。雖是我在聽從您的意思的時候，我心中却知道總有一天——我那老頭子死了以後——怕您不站在我的門口來請求我用您，那時候我纔得着了快樂。他是您們大家底頭腦，”錫泰回頭來向男女的僱工們說，“現在您們也得着與他公平交易的機會了。您那個放牲

口的，把門替他打開罷。”他吩咐了那最年青的放牲口的人。

那個小孩子遵命去做了；可是葉萊却一動也不動。

“不要站在那兒像個木頭人一樣！滾蛋罷！”

頃刻之間，葉萊覺悟了一切，正像從一個惡夢中醒過來了似的，可是他對於什麼人都沒有惡意；他的唇上倒還露出一線稀微的淺笑來。

“錫泰，我的小哥兒呀！”他說道，“上帝創造出某種法律來，您是不能去改變牠的。從我額顛上流下來的汗水是**我的**——那就是法律，我并不願意討我自己爲自己做的床來睡，也不願意討我自己爲自己做的麵包來喫。我的意思是說不管它三七二十一，我要躺在**我的**床上，我覺得歡喜要喫的時候，我就去喫**我的**麵包。那就是公道，那就是上帝的法律！此刻呢，雖說這午餐當然不是您的，您儘管喫下去；因爲沒有等候着真正的主人來念過禱告，您也不必自己去羞愧。我暫時不必多說了，因爲公道是在我這一方面的。

葉萊如此地講。然而錫泰的面孔却變成蒼暗的了，其他的圍着棹子坐着的人們底面孔也都是一樣。

“現在，總算說的夠了罷！不要在這裏多放屁，滾您的蛋罷！”錫泰的聲調是粗暴的，又是急躁的。

葉萊從這個面孔瞧到那個面孔，可是沒有瞧見一眼像是在告別的樣兒，這個却比別的什麼事情都要使得他苦痛。

“對的，望您們大家都過快活日子罷。這所屋子是爲您們纔開着門的，那伙食間也是一樣。您們歡喜的無論什麼東西，儘管去拿，去喫罷。拿得了我的黑字寫在白紙上的，簽過字的又蓋過印的權柄時，我就要回轉來的，因爲上帝就是真理，他的法律也就是真理；親愛的人們呀，當我回轉來的時候，我們中間的無論什麼事情都又會得好的，會得快樂的。”

說了這些話以後，他就向外走了。

IV.

“郭士且企夫，一向好麼！”

“葉萊，一向好！”

葉紫決定了要到市長那裏去，這市長又是桐烈
榔底酒家的老闆。然而他在途中遇見一個人，這人既
不是個消閒的人，又不是個農民，更不是個僱工。他
穿着元青衣裳，留得有一口鬍鬚，知道這樣和那樣，
可是，整個地說起來，他是個無用的傢伙，從來不學
好的東西，既沒有他自己底家庭，也沒有任何知名的
親眷。間或他出現於柏臺落華地方，那裏是他的
出世的地方，不久他又失蹤了。假如他湊巧只過禮拜
堂底門前，也不脫帽致敬，他不相信宗教是出名的
了。

“不錯，這個非教徒呀，我來看他究竟以為怎

樣，”葉萊自己對自己說。

“郭士旦企夫，一向好麼！”

“葉萊，一向好！”

“您是有學問的，知道法律這些東西的，所以我要請教您點事情，”葉萊說。“我做了四十年的活路；建築了那所屋子；把我的汗來水灌肥了田地和草原——現在請您指教我，那算是誰的田地呢？”

郭士旦企夫抬起雙眉來望着，也不開口。

“現在您明白了我所說的話麼？”葉萊繼續地說着。“我在田裏做了四十年的活路；我料想得到，假如有一個人跪下去，仔細看一下，一定看得見我的血汗合在泥土裏。除此以外，請您瞧一瞧那所屋子，看起來，是不是像那窗格子都以我的名義招呼您呢？………
…您以為如何呢？”

郭士旦企夫凝視着，什麼也不說。

葉萊以致把他的背再駝下去點，繃起眉頭，再把他的事件往下解釋去：

“事實是這樣的！四十年以前，我從雷賽——賽——從雷賽來到此地。我們來得太多了，有些人祇得

走開。那是很長遠的時候了，所以我在很久以前就不再去夢想我的母親和弟兄們了；假如他們現在來到此地，我是一定不能認識他們的。總之，在這四十年之中，我在那邊把那田莊弄得興盛起來了——您瞧着牠罷，那邊的一所大的，考究的農舍。”

郭士旦企夫瞧着，可是却不知道牠是怎麼興盛起來的。

“幹嗎！那是錫泰的田莊。”

“我要問您，那一個錫泰呢？最近您到什麼地方去鬼混去了，難道您還不曉得他——錫泰那個老頭子——已經死了麼？我們昨天纔把他安葬了。祇有我這個最後的主人還留着。”

“他的兒子——年少的錫泰怎麼樣了？”

“他在那兒。瞧着他站在屋子底前面沒有？相隔一哩遠，我也認得清楚他。他並不是個壞胚子，您是知道的。如果他把酒戒了，也不要亂發脾氣，他就成爲個好人了。至於我呢，儘管隨便他歡喜住好久就住好久；他究竟年青，俗話說得好，年青人總免不掉酒色財氣的。我決定可以說，我總不會得趕走他

的。

“趕走他嗎？您在講的什麼話？他纔是他父親的田產底承繼人；他纔是新主人。”

怎麼任何人都不能照他那樣去觀察，使得葉萊莫明其妙，他不耐煩地搖着他的頭，又用手做了一種失望的姿勢。

“您求得了您那些多的學問，還不能明白我在講的什麼話呀！照風俗上說起來，或許就是照法律上說起來，他算是繼承了他的父親來當主人的，不過那并不是我竭力要談到的事情。我在那裏做了四十年的活路；我做了活路，還造房子；上帝贊美了我的苦工，所以現在我有點東西拿給您們看。瞧罷！我把牠造出來的；現在您告訴我罷，究竟牠是屬於誰人的？雖說是我割下來的乾草能夠堆成像那邊的一座山那樣高，我却得不着一個棲身之所，人的或神的法律就是那樣吩咐麼？雖說是我生產的大小麥能夠養得活一國底人，我却得不着一塊麵包的皮呢！這是怎樣發生的呢？我却要問您這個留心世事的人。”

世事的觀察者現在把葉萊的觀點已明瞭了，却

不得不笑他的憨直。

“葉萊，”他說道，“人類的法律是說，主人能夠把您趕出來，他却可以住在家中；大小麥都是他的，您的却是石頭；乾草和稻稈也都是他的，您却祇能跑去躺在槽溝裏。牠說，主人要坐在爐旁，做他的夢，抽他的煙斗，您却要死在一堆腐爛了的稿薦上面。那就是人所造成的法律，上帝的法律却吩咐您：葉萊，忍受着不公道的事情罷；假如有人打您右面的嘴巴，您就把您左面的也轉過來；假如他們要您的上衣，您就把您的襯衣也脫下來，交給他們。”

“您發瘋了罷！”葉萊喊叫着。“上帝是不會偏袒不公道的事物的。”

郭士旦企夫再不去取笑葉萊的苦況了。

“葉萊，至於公道與不公道，人的法律和上帝的誠命等等事情，爭辯是沒有用處的。我曾經試過一回，然而現在所得的結果，我既沒有家，也沒有別的長物。我曾經對人講起世界上底和法律底不公道，可是我却給人家趕到街頭上來了，他們還叫我亂黨。葉萊，您要去的，獨一無二的，聰明的事情就是隨

便牠原來是怎樣，就讓它怎樣，而且最要緊的就是不要提起也不要想到不公道的事情。回去罷，到您所造成的屋子底主人面前去把您的雙膝跪下來，求他給您一塊由您所生產的大小麥而做成麵包皮罷！能夠那樣做去，您就是依了上帝底和人底法律而行事了。”

葉萊却慢慢地搖着他的頭。

“您已經受了不公道的待遇了，”他對郭士旦企夫說道，牠使得您困苦，所以您此刻講話正像個傻子似的，也把信仰上帝的誠心失掉了。可是因為您受了苦，無論在什麼時候，您一覺得疲乏了，或饑餓了，您都可以走到我那兒來；等到把這樁事底是非曲直弄清楚以後，我那裏就要為您預備一張床和一把調羹。”

葉萊如此地說了，可是心頭上却有一種苦痛的感覺。

他們分手了，各走各的路。

Ⅴ

這位市長忽然發怒起來了，把拳頭在桌上一碰。

那位市長，又肥胖又滑稽，站着在他的酒家底門首。

“噲，葉萊，您打算到那兒去呢？”

“市長，我有點事情來看您的。”

他們一齊走進來，市長却坐下來了，葉萊還是站着。

“市長，請聽我要告訴您的事情罷。”葉萊開頭就說，“那嗎，您就能夠公平地照着法律判斷一下。年少的錫泰叫我離開田莊，自己另外去找個主人。他說，‘您強勉在做活路了，’虧得他也這樣地講，——‘您強勉在做活路了；’自己到別的場所去我個最後

的棲身的地方罷。我既不耕田，也未播種；可是，我把您的勞苦底結果保守起來也是一樣，至於您呢，賴沙露，看起來好像您祇能夠把從我棹子上落下去的麵包屑抓着一樣了。’這就是他對我說的，又扳起一張面孔；一點兒都不覺得羞慚。市長，現在請您告訴我，公道是不是在我這一方面呢？”

那位市長繃起額顛，鎖了雙眉，又煩惱地望着。

“您用幾句話就能夠把這全篇底事情告訴我了。錫泰把您開銷了——是不是那樣的？”

葉萊把帽子放在他面前的桌上，用他粗皮的手也靠在桌上。

“開銷麼？”他說，“我是那兒的主人的時候，他怎樣能夠開銷我呢？誰把那所考究的，大的農舍造起來的？他呢或是我呢？誰把自己的汗水灌到田裏去呢？誰去耕種那土地呢？誰把田地一畝一畝地添加起來的，所以使牠現在上面接近山邊了，下面伸到山谷裏去了呢？他呢或是我呢？誰把他的雙手底氣力去造成這樣的財富呢？那是我呀——我在那烈日之中把衣服脫到腰上的時候他還睡在包布裏涕哭呢。假

如無論何人有權柄講這句話：‘捲起您的舖蓋滾蛋罷’——什麼人呢？是我還是他？市長，請您照您的公道底意見告訴我罷。”

這位市長把他的龐大的身軀靠在椅背上，似乎對於這件事底討論是絕對地動感的樣子。

“葉萊，總之您要幹什麼？”他問。“什麼風把您吹到這兒來的？”

葉萊對於他的談話驚訝起來了，把自己的瘦長的身軀挺直起來，纔慢慢地回答道：

“我要公道。我當然不是跑來請求您把縣裏底公款來供給我的居住和飲食。我所要的一切祇是請您考察一下法律，再告訴我什麼纔是真實的。那就是您的事務。”

“但是您所要的究竟是什麼？”

“終究，我所要的是什麼，我還不會告訴您過嗎？公道呀！”

“如此，他已經把您開銷了嗎？”

“誰？誰把我開銷了？”

“葉萊，不要瞎講了。您年紀大了，又像小孩子似

的因此我會得原諒您。爲什麼他把您開銷了呢？”

“開銷我嗎？誰能夠開銷我呢？”

“噲，葉萊，假如您不聽有意思的話嗎，您最好把您的事情講給放牲口的人去聽罷。第一。您現在既沒有家，也沒有主人；您打算幹什麼呢？您又打算向什麼地方走呢？”

“走嗎？”葉萊反問着，又張開眼睛，對着市長凝望下去。

“不錯，要走。豎起您的耳朵聽罷，不要像那樣地對我開口了。他已經開銷了您，您現在又沒有地方可以走；那嗎，您此刻還打算反對點什麼呢？”

葉萊，在他答話以前，很久都是靜默的。

“這就是公道麼？這就是法律麼？”他問。

那位市長憤怒得很激烈的。

“不要講什麼法律，什麼公道那樣的事了罷！”他高喊着。“爲什麼一個僱工定要去憂慮什麼法律，什麼公道呢？那都是與您不相干的！此刻您祇回答我問您的什麼話罷：您現在要上什麼地方去呢？”

葉萊低下頭來，銳敏地望着那位市長。

“這纔算明白了——沒有法律，也沒有公道是給僱工的，是不是？”

“我沒有那樣講，不論在何處都沒有把那條明明白白地寫出來，所以您不要把我的話來曲解了。不論怎樣，僱工總是僱工而主人總是主人；假如主人對僱工說：‘捲起您的鋪蓋走罷，’那就是要僱工捲起他的鋪蓋滾蛋。一向都是如此的，永遠也都會是如此的；除此就是有別的方法，那也是不對的。此刻我把這些事情對您講解了，正好像您是個小孩子一般，雖說是您已經六十歲過頭的人了！”

葉萊呆望着地板，思索着。

“因為如此就要拿了我的鋪蓋滾蛋嗎？”

“正是如此。”

“那就是公道嗎？”

“那是照法律做的。”

“市長，請您現在另外再告訴我一件事情罷：在這個世界上，我怎麼能夠把我四十年以來雙手所生產的東西一齊都捆在鋪蓋捲內呢？那纔是我想領教的。”

這位市長忽然發怒起來了，把拳頭在桌上一碰。

“您發瘋了罷！大人們當然不會得愼重地理睬您的。去把一羣小孩子聚集起來圍着您，再把您的蠢笨的事情告訴他們罷；那嗎，他們就要對着您取笑，把舌頭伸出來望着您，還要拉一拉您的衣裳呢。”

葉萊驚惶失色了。

“市長，這不是您往常對我講話的一種樣子了。您一向歡迎我，可是我看起來似乎您昨天的面孔和今天的面孔都不同了。真是好玩，人變得快得很——正像俗話說，您認識得一個人，忽然您又不認識他了。我做了什麼對不起您的事情，您現在簡直在對我吐口水一樣？從前您不是總對我講好話的嗎？”

“不管牠什麼了，我是不會同一個僱工吵鬧的，我也不打算多講什麼了！總之不要對我或是對本地地方再倒亂，明白了麼！捲起您的鋪蓋，滾您的蛋罷！”

這位市長講了這些話，就站起身來，離開葉萊而走了。

VI

隨後他把頭低垂到胸上，輕輕地把門開了，又復輕輕地把門關上。

葉萊和市長在談話的時候，已經有一羣村人聚集在那酒家裏了；而葉萊，因為被這位市長的態度所激怒了，立刻就轉過身來對他們說：

“諸位，您們已經聽着我的事情了，大家的意思是怎樣？我因為這樣，纔很慎重地在問諸位，所以不必馬上就回答我。您們如今都是大人了，可是當我起初墾地皮，開頭耕田和耙土，動手造那所屋子的時候，諸位還不曾投到您們的娘胎裏去呢。那就是我的家——山坡脚下的那座田莊——那些從山邊伸到溪邊的肥田，那些豐滿的草原，和那匹山面上的，黑森森的大樹林，都是我的。因為這樣，我要請問大家，

假如不是我，誰去料理那些地方呢？當我來的時候，祇有茅草生着——誰去祈求全能的上帝來賜福給那塊亂石頭的地方——假如不是我葉萊，是誰呢？目前什麼東西都是興盛的樣子了，做四十年底苦工以後，却有人叫我捲起鋪蓋走呀！諸位，這就是我的事情，我又要請大家想一下，再下判斷，因為大家都是高明得很的。”

羣衆都望着他，也有人發出淺笑來，然而總沒有一個人膽敢開口。葉萊對着那些面孔瞧去，牠們的景象都充着瞭解似的。

“爲什麼大家都不開口呢？祇望着我，好像我是個叫化子，是個痞子一樣呢？或者大家要想一下罷；也好——把牠想一下，再講罷。裁判官們呀，我已經把實情告訴您們了，一切的實情，除實情以外沒有別的——”

此時纔有一個人，名叫費雅渠，大笑起來了，又說：

“噲，葉萊，您已經發瘋了麼？”

葉萊帶着驚奇去望着他；即刻又說：

“那却是不能算爲一個問題的，我並沒有請您們來調查腦筋，祇請您們告訴我，從公道方面看起來，您們以爲我的事情到底是怎樣。總之，就算我是瘋了，那也並沒有什麼關係；就是瘋子也應該有公道給他。”

“讓他告訴我們究竟爲了什麼事情，”沙難達說。“就算他瘋了，但是沒有緣故，他也不會做出那種樣子來。”

“沒有什麼緣故，”那位市長凶狠狠地答辯着。“錫泰把他開銷了，還有什麼呢；那是當主人的人有權柄去做的。”

“把他開銷了嗎？”沙難達疑問着，驚愕着。“那是不對的，現在這個人已經年老了。錫泰應該在火爐旁邊給他一只角去睡，在桌子上面給他一把調羹去喫。就是對一匹瞎了的老馬，我也不會像他那樣待遇。”

葉萊拾起他的綳額顛來。

“一匹瞎馬嗎？”他問道。“那並不是我要追求的；我并不要憐恤和調濟；我要的是公道——公道呀！我

要考查一下法律，不管它是人的或是神的法律，究竟在我現在的暮年的時候是不是一定要捲起我的舖蓋，滾蛋——那纔是我要追求的。”

村中的人交換了眼色，又都沉靜了。

“沙難達，您告訴我罷，”葉萊對着他以爲最有希望的人說。“我要知道人的法律和神的公道。”

“對了，告訴他罷，沙難達，”這位市長笑道。

後來沙難達纔回答：

“人的法律和神的誠命都吩咐道：僱工定要聽從他的主人。還有另外一種法律，雖說是一種口頭上的法律，可是却把救主耶穌底教訓堅固了。牠真實地吩咐道：當僱工年老了和衰弱了的時候，主人不可趕他出去。葉萊，至於說到您的事情嗎，我還是勸您回到錫秦那兒去，告訴他您覺得這件事情怎樣，那嗎我想他一定對您會有憐恤的。”

葉萊受了侮辱，忽然發怒起來了，又提高他的聲調講道：

“憐恤嗎！不是呀，不是憐恤呀；我要的却是公道呀！一個人料理了田莊四十年底功夫，不是一個去

求教‘伸手大將軍’的叫化子；他造了一所住屋不是無家可歸的；苦工底結果應該做苦工的人得——那纔是公道，求上帝鑒察罷，我還要把它證實給您看！因為這個世界是大的，在你上面還有裁判官，高於一切的還有上帝！”

這些鄉村的父老都暗地裏在玩味他；那位市長却露出淺笑來。

“葉萊，”沙難達說，“不要惱怒罷；把牠想一下，再清清楚楚地去幹。您萬難把全世界底人要保護的東西改變起來的。假如您和年青的錫泰已經吵鬧過了，您又不情願向他求饒，我們大約可以弄您到濟養院去，雖說是您并不是本鄉本地底人。您在本地居住了不少的時候了，我想大家都不忍看見你倒死在路傍邊的。”

葉萊的瘦長的身軀底每條纖維都因為激怒而發抖顫。

“他已經把我從那屋子裏踢了出來，您們還要羞辱我！”他喊道。“我原是來找尋公道的，您們這班裁判官倒來取笑我，作賤我。您們還講起什麼濟養院

——我倒不管您們的什麼院不院嘍！把您們的無家可歸的痞子，傾家蕩產的醉鬼和近年來大約失掉他們做賊的法門的偷兒，都一齊送到那兒去罷；或者不如把它改修成一所監牢，去把那班對着公道底面上吐口水的裁判官，都關起來罷！”

聽了這番話的時候，村人底羣衆，在他們的正式的憤恨中，同時一齊高聲喊着，弄得一個人不能聽清楚其他的人在講些什麼。

“僱工呀，我們已經聽您講夠了！”有個人說。

“僱工呀，您發瘋了嘍！”又有一個人說。

“把這個亂黨關起來罷，不要送他到什麼養濟院去罷！”

“把他趕出村外去！”

“這種發瘋的勾當已經罷夠了罷！”這位市長向葉萊走去的時候，喃喃地說。“葉萊，您去罷——滾您娘的蛋罷！”

葉萊再對着羣衆一望；他的面孔是冷靜的，祇是他講話的聲調却在抖顫：

“您們這些不公的裁判官呀，我會饒您們的，正

像上帝饒了那般逼害他的，釘死他的人一樣。”

隨後，他把頭低垂到胸膛上，輕輕地把門開了，
又復輕輕地把牠關上。

VII

另外一塊石子飛過來打在葉萊的牙腮上，打了一條傷口，從那裏滴起血來了。

一出來，葉萊就深深地吐了一口氣，又自己想到：

“這位市長叫我聚集一羣底頑皮的孩子來圍着我，把我的事情告訴他們，那嗎他們就要對着我開玩笑，還要拉一拉我的衣裳。在他這種商量裏面，智慧與懷恨都有。假如公道這事對於大人們祇是一種乏味的玩笑，緣於他們的心已被這個世界上底不公道的事情弄得爛糟了；當然小孩子總不會那樣的，因為他們的心還是清白的，還是充滿了上帝底保祐的。”

因此，葉萊往前走，大聲地叫着他所看見的兒童們，而他們總是好奇的，愛開玩笑的，不掛慮什

麼的；當他開始對他們破口講他的故事的時候，都迅速地答應了他的招呼，來聽他的故事。

“小孩子們呀，我有一所屋子——就是在那山坡底腳下的，有綠漆窗格子的，考究的，大的屋子，您們都是曉得的——可是他們把它從我這兒搶去了。我做了許多年底活路纔把它造了起來，現在我老了，又沒有氣力了；他們却對我說：‘葉萊，捲起鋪蓋，從這裏滾出去罷！’小孩子們呀，還有那些從山邊伸到溪邊的肥田——從前都是——現在也都是——我的。起初在那草屋後面祇有一兩塊小菜田，可是我靠耨耙去做，纔做到今日的樣子——一所考究的，大田莊。現在他們却叫我滾蛋了！小孩子們呀，您們還都是良心清白的，告訴我究竟這事情對不對的，公道不公道的。”

最初那些兒童們都帶着正經的面孔，靜悄悄地在聽，可是當他繼續講下去的時候，大家都開始格格地和哈哈地笑了。

“葉萊，給我一個辨士罷，”一個孩子說。

“可以，我就給你一個辨士好了，”葉萊說。“這裏

您拿一個去就是，那嗎此刻您告訴我他們對我做的事情對不對和公道不公道。”

那個頑皮的孩子膽怯地接受了那個辨士，想起來真正太好了；把牠緊緊地握在掌中，一轉眼睛他就拿起牠用着他兩腳所能跑的速度而逃了。

“滾您的蛋罷，您這小流氓，”葉萊笑嘻嘻地說了，又回轉頭來對着一個在他面前站得端端正正的孩子說：您想這件事怎樣，您要怎樣對我講呢？”

那個孩子却用了正經的眼光來諦視着他。

“也給我一個辨士罷，”那個孩子帶着滯慢的，深沉的音節，像煞有介事的聲調說道。

“可以，”葉萊說，“我要給您兩個辨士呢，因為我是很發財的；我已經做過四十年底活路，不消說我是有錢的嘍！現在您就把我向您請教的事情我說給聽罷。”

那個頑皮的孩子把辨士放在衣袋裏，向旁面跨出一步，即刻就用了他滯慢的，深沉的聲調高喊着：“您喝醉了嘍！”說完了的時候他就逍遙着走了，間或回過頭來看看葉萊究竟在追趕他沒有。

“算得什麼呢，小傢伙，您還年輕，還不懂事，”葉萊憂傷地說着。

當他往下講的時候，圍着他的兒童底羣衆愈加增加起來了，而他們又愈加喧鬧和膽大了。

“這纔對了，小孩子們呀，都來聽我的事情罷。您們的心是一塊剛纔犁過的田，所以讓我把潔白的種子撒下去罷。要快活也要乖巧，這纔算對的。我在小的時候，也不是一個死板板的孩子，那些女孩子老是跟着我，男孩子也知道我打一拳的厲害。在那些時候，別人要想推倒公道，我就要提起我的拳來保護牠。

“葉萊弄點舞跳玩意給我們看罷，弄點舞跳玩意，葉萊！”這班兒童起頭對他喊道。

實在地在那樣的快活的，少年的羣衆中，他的兩隻腿突然地需要一種少年與活潑底精神，到後來他果然搖擺着，挑踢着他的雙腿。

“啊，哈，葉萊跳起舞來了！葉萊要撲下來了！”那班圍着他亂跳，亂舞的兒童高聲地喊着，有一兩個甚至於把自己猛衝到他的腿上去，好像要弄倒他似

的。

過了一會兒以後，葉萊在街心中停歇了，用了衣袖去揩他的汗淋淋的額顛，又對着那般兒童們瞧一瞧。

“小孩子們呀，這套玩意耍得已經夠了，”他說，“您們倒底還不曉得公道與不公道底意思；因為這樣，要求上帝保佑您們，那就是說您們的心裏祇裝得有公道的事情；並沒有給邪說和痛苦弄骯髒。我自己從來沒有不公道底意思，一直到最近的老氣橫秋的日子裏，我纔把他擱在肩頭上，帶起在這世界上跑，要找一塊地方把它丟掉。爲了您們的緣故，我要禱告上帝不要使您們曉得這兩件事的分別；因爲您們一曉得了公道，就要覺得有不公道的事。”

有一個頑皮孩子忽然地向葉萊的兩腿間一撞，葉萊就搖擺起來了，他的帽子也落在塵埃之上，這却引起了一陣歡樂底爆發。

“小孩子們呀，這樣就鬧得太厲害了，”他要去拾起帽子來的時候，說道。“我是老彊了，不能像從前那樣高興地和您們一塊兒玩；我既不能夠到處亂跳，

又不能夠作什麼玩意了。”

可是正當他要抬起帽子的時候，他的兩腳兩手都一齊撲到塵埃上了。這班兒童都跑走了，在遠處瞧着他。此刻葉萊的面色更加蒼白，眼中也有畏縮和苦情；他先把雙膝跪起來，再把雙腳站起來，然後纔把灰塵從他的禪上拍去。

“上帝能饒恕一切的事情，孩子們呀，所以我也會得饒恕這件事情的，”他說，“您們沒有經驗過不公道的事情，您們怎樣能夠曉得牠呢。求上帝保佑您們，保佑您們大家。”

“葉萊喝醉了，跌倒了，”這班兒童們像合唱似的高呼着。“葉萊喝醉了，跌倒了。”

一塊石子飛過來打在葉萊的膝蓋上。

“小孩子們呀，求上帝來管束您們罷！您們對我幹的什麼事情呢？”

另外一塊石子從側邊飛過來打在葉萊的牙腮上，打了一條傷口，從那裏滴起血來了。

葉萊被一種異常的恐怖所鼓動了，伸開他的兩臂來叫着：

“小孩子們呀，親愛的小孩子們呀，我對您們幹了什麼壞事呢？”

“血呀！”那班害怕的兒童們都驚喊着，於是大家都逃走了。

那裏祇留着一個小小的，赤脚的，捲髮絲的，還穿了抱裙的孩兒，他突然向葉萊衝來，涕泣着，抱着他的雙膝。葉萊撫摩着他的捲髮的頭，輕拍着他的淚盈臉的面孔。

“小乖乖呀，您這捲頭髮的小乖乖呀，祇有您纔肯來，”葉萊說着，有一種新的光彩在他的憔悴的面上，又在他的驚慌的眼中曇閃着。“祇有您纔知道我的苦楚。您是我的裁判官——是的，您——您。”

那個孩兒又哭又叫：

“媽媽，媽媽！”

一個婦人來了，把那個孩子抱在手中。

“他們對他幹了什麼事情？”她問葉萊。

“沒有幹什麼，”葉萊答道：“祇是他自己覺得有不公道的事，我的尊敬的裁判官呀，求上帝保佑您罷。

那個孩兒把面孔藏在他母親的懷裏。

“媽媽，媽媽！”他叫着，哭着。

VIII

他再要想講下去，可是這個瘦長的人兒從後面把他的肩頭抓着，踢了他出來。

葉萊回到田莊去取他的舖蓋去了。在那屋子底前面遇着錫泰，可是他却不去睬他；錫泰也把頭轉到另一邊去。

“我祇不過來取我的舖蓋，並沒有別的事，”葉萊壁直地望着他底前面，正好像他對着那屋子和它的窗格子在談，却不是對錫泰在講話似的。“我不會多拿別的東西的，祇拿我的舖蓋；不須要鎖起來的。”

他走進門廊，爬上扶梯到他那頂閣上的房間裏去了，那兒就是這屋子完工以後他就佔據了的場所。那兒祇有一張床，一座十字架，和牠上面的一串念珠，沒有別的東西。門旁的衣鈎上掛着他的一襲禮

拜日所穿的衣服，長凳下的一隻籃子裝着他的襯衫等物。床上面攤着一條薄的，柳條的氈子，那是他的亡友馬丁從土耳其之戰帶回來送給他的物品。他把衣裳，襯衫，和其餘的個人的所有物都放在那條氈子上。他捲好氈子，拿一根粗笨的繩子來捆起鋪蓋的時候，他重新又覺得他的景况底淒涼了。一種異樣的緊張的情感緊壓了他的胸膛，又像逼上喉嚨去使他窒息似的。葉萊在床邊跪下，上面有十字架掛在牆上，自己畫了十字架的記號，又低下頭來把額顛接觸着床墊。

“我們的天父呀……………我要的是公道……………我對於您是有誠心的……………”

他禱告了好久，纔覺得好了點。他站起來把鋪蓋和一雙靴子都搭在肩頭上，拿起他的笨重的，鞣鞣很多的旅行杖，再下樓來。他在門口上停了下來，畫着十字架的記號。

“噲，老朋友葉萊呀，望您運氣好，”他對自己說，漠然地幻想着那就是那屋子和倉庫所要對他說的話，假如它們能夠開口。“葉萊，望您運氣好，假如

您真地要走，您也不必在外面太久留了，可是要帶着一顆快活的心早點回來。”

遠遠地他看見錫泰站在草原底邊上。

“我饒了他罷，”他在心頭上說着；又伸出他的慷慨的臂膀，對着那房屋和田莊搖手告別。我要走了，却沒有一點惡感在我心頭上，因為帶着仇恨比較痛苦更要重些。我回來的時候，我要用我的一隻手握着他的手，像對着一個犯了過失的兒子在講話似的。”

他再對着那屋子，田野，和草原瞧了一會兒，即刻又轉向山谷裏走……

桐烈娜底法院是一幢考究的，美麗的房屋，有窗戶底排列和一處高而宏偉的入口，其上又有帝國的戰徽。※那時斯拉夫利亞還是美國底一部份。

葉萊一走那大廳去，就發生了一種異樣的擾攘底情感；似乎在那種霧圍氣中裝容着仇恨，咒詛，偽誓和不公道的事情似的，他不能像平時一樣地自由地呼吸了。

一個瘦削的，老邁的，脆弱的樣子底雇員，披

着一卷文件在他的腋下，走近他來了。

“午後安好，”葉萊招呼着，又脫下了帽子。

“您要幹什麼？”那個錄事不客氣地問道，用着那異樣的，官僚派的眼光把葉萊從頭上打量到腳下。

“我要幹什麼嗎？”葉萊發出淺笑，從他的高長的身軀俯視着他面前的一個小人兒說。“第一，讓我告訴您罷，我不是要來弄什麼人上絞台，或幹這種同樣的事情。我不要控告什麼人。我要的一切就是叫您們大家在此地聽我講，然後給我一個公平的判斷。”

這位大人簡直腦怒起來了。

“您在這兒講些什麼？您要見什麼人呀？”

“一個公道的裁判官，”葉萊回答。

這位錄事皺了眉頭，指着右面的扶梯，挾起那卷公文向前走了。

在他的背上肩起鋪蓋和靴子，在他的手中握着旅行杖，葉萊慢慢地開始踏上那簇黑的扶梯。大約在半層上，他遇着一個脆弱樣子的，小巧的鄉下老，這人正舉起臂膀在空中搖擺，他的臉兒也氣得膨脹起來了。

“這班強盜呀！這班痞子呀！”葉萊聞得這個鄉下老喊了出來，而却被他的呼喊深深地困累了。

“您在叫什麼人強盜和痞子呢？”

可是那個小巧的鄉下老匆忙地擦身走過了，沒有注意他的質問。

“糟脾氣喇，”葉萊想着，又搖一搖他的頭。“他是去與公道的裁判官辦交涉的，他却走下來叫他們強盜和痞子呀！”

他在游廊裏逗遛着，又復打算究竟要去敲那一扇門。但是不一會兒以後，近處底一扇門突然開了，一個瘦長的上等人穿着元青衣服，留得有一簇羊鬚，踱向前來，把門兒敞開着，走過葉萊身邊，一點兒也不去注意他。

帽子拿在手中，又膽怯而又心焦，葉萊瞧到室中去。在一行木柵後面，一張堆滿了書籍和文件的案頭上，坐着的是裁判官，他却是一個肥胖的，禿頭的，長鬚的上等人，可是帶了一副很兇殘的面容。在另一張桌上坐着一位青年的錄事，忙碌地謄寫着。

這位裁判官抬起頭來，看見葉萊立在門口上，就瞟他一眼。

“什麼事？”他尖聲地問道。

葉萊纔小心翼翼地走了進去。

“我是來求公道的：我要控告不公道的行爲，”葉萊簡短地回了話。“那嗎，好像我已經來到講公道的場所了。”

另一張案頭上的錄事，從謄寫工作上，抬起頭來瞧着，又發出淺笑，可是這位裁判官却不耐煩地現出怒色。

“知道了，趕快講罷，話要講得愈短愈好。”

葉萊把他的鋪蓋和靴子等放在門旁邊的長凳下面，纔走到欄杆那兒去，又把雙手攔在牠的上面。

“老爺呀！”他開始說，“我想小人并不是個壞胚子，我對什麼人都不情願幹壞事，就是對那些冤屈了我的人也沒有幹過。我自己要的是公道，也就不願把不公道的的事情給別人。所以請老爺不要以爲我是來想法把錫泰趕出田莊去，使得他像我一樣的把鋪蓋捫在背上走出去；也并不是我要想把他丟在監

牢裏面去。不是，我不做那一類底事情的；也不望老爺在別人底面前去申斥他，因為那祇能夠使他覺得難堪；我甯願看見他去把他自己的良心擺直。公道是應該給予他的，饒恕和報償也應該給予一個在暗中幹了不公道的事情的人的。”

那位裁判官和錄事都對他呆望着，不知道如何去對付他。

“老百姓，您的神志清楚麼？”這位裁判官叫道。“您是不是錫泰的僱工——從柏臺落華來的葉萊呢？”

“我當然是，”葉萊點一點頭。我在柏臺落華已經有四十年了；年輕的錫泰在他的腦殼裏却生出了一種意見——老爺，請聽罷，他生出這種意見在腦殼裏。祇不過是看我對牠想個什麼辦法，或者是要和我開一點玩笑——又對我說：‘葉萊，捆起鋪蓋來，拿起您的拐棍來，從這兒滾出去罷！您不要當作是出去買幾匹牛或是賣掉乾草；不是的，完全不是的，祇要您滾到您歡喜的地方去，滾去了就不要再回來。您年老了，又沒有氣力了，您的背都彎了，您的髒膝也

在抖顫了——所以滾罷，從此不要再回來了。’他對
我這樣說了，或者說了像這一類底話，我現在却要
請求老爺把您的書本翻開看看，再告訴我照公道這
一方面看起來您以為這件事怎樣。”

這位錄事，把頭低到公文上去，是在一種狂笑
底抽搐中了；而這位裁判官却鎖起雙眉，露出一種傲
慢的怒色。

“總之，您在這兒要幹什麼？有什麼事情使得您
到這兒來？”

葉萊驚愕得非言語所能形容了，祇張開着口一
句話也沒有講。

“爲什麼您到這兒來呢？”他嚴厲地問道，用了那
般猶惡的眼光釘着葉萊，使得他因感悟而奮發起來
了。

“我已經告訴您我要的是什麼，”他最後纔決定
這樣的答話。“我把我的案情已經告訴了您；我把一
切的實情都告訴您了，並沒有拿深奧的，好聽的話
來遮醜。爲什麼我定要提那些嘈囂的話來呢？您譬如
是一個醫生；我已經把我的傷口給您看過，所以您要

斃治輓了。

那位裁判官逐漸地愈加覺得驚亂，他的眼睛底猶惡也銳化起來了；而這位錄事更不能夠保持他自己不用吼聲爆發出來。

“老百姓，我沒有多的時候，”這位裁判官說。“我沒有空閒的時候來聽您饒舌。假如您有什麼事情要稟上來，就簡單地講罷，不要去兜大圈子了；如若不然，就滾下去罷！”

葉萊不懂這般的言辭；他把他身軀底重量從一隻腳轉移到別的一隻腳上去，又轉移過來；他搔一搔頭皮和耳朵，而不知道要怎樣說起來纔好。

“老爺，什麼呢——什麼呢——假如我去向一另店的老闆買一磅煙草，他會不給我煙草，却給我一磅鹽麼？我是求公道的，您却問我：‘要的是什麼？’我把案情告訴您了，您又問我：‘您在講些什麼話！’假如我是要煙草，切不要去拿鹽給我——拿煙草給我。”

此時那位很瘦長的，穿元青衣服的，留得有一簇羊鬚的上等人，挾了一大卷文件在他的腋窩下，又走回來了。

“噲，克蘭士力克，”那位裁判官對他說道，把此人抓起來，領下樓，送到街頭上去。”

那個瘦長的人，正如所命，就抓着葉萊的臂膀領導他出來。

“您却不是最高的裁判官；您的上面還有裁判官，高於一切的還有上帝，”葉萊說罷，對着這位裁判官一望。他即刻就把他的鋪蓋和靴子提起，動身出來；可是在未離開公庭以前，他又回頭來一次和這位裁判官再打個照面。

“我在扶梯上遇着的那個朋友所說的‘強盜！痞子！’是什麼意思，我現在纔懂得了。上帝已經把他啓發了。這兒不是講公道底場所，這是不公道底，撒謊底地獄——

他再要想講下去，可是那個瘦長的人兒從背後把他的肩頭抓着，踢了他出來。

IX

“葉某您現在覺得怎樣了？”

到了薄暮的時候，葉萊纔開始打算到何處去，他纔能度過這一夜。

那是晴朗的，溫和的一個黃昏，剛巧有足夠的風息去搖舞那牧場上底嫩弱的草，在林中去發出一陣微軟的洗沙聲。

到後來，葉萊纔向緹騎列寨舉步走去，那是給無家可歸的和失戀的人認為安樂窩的一座林子。途徑在草原中蜿蜒着，林邊聳起一峯山脊。葉萊緩緩地走着；他已經疲憊了，又有一種苦痛在他的心頭上，正與耶穌基督無處可以棲身的時候，在心頭上所有的苦痛相似。

“假如我對於您們之中的無論那個在這世界上漂流着無家的人是不仁不義的，”葉萊，在他的想象中，像對着一個流浪人底整個的隊伍在演說一樣，“不要在心中含着怨恨來想到我。您們這些厭煩了的流浪的人呀——不要厭煩路程比厭煩您們所忍受的不公道的事情還要厲害——假如我曾經把您們之中的一個人從那屋子裏趕了出來，我就要求他不必在他的心頭上咒罵我。您們的担子是重的；當我雙膝搖擺了，我的腦殼低垂下來了的時候，我幾乎不能把自己的担子擱在身上。可是等我把我這個担子卸下來以後，我爲了對您們所做的事情，等我公平地受了刑罰以後，您們再來，您們受了冤曲是會得保佑的，我會要把那屋子爲您們打開，歡迎您們——”

在林邊他把鋪蓋拋在地上，把自己橫臥在草上。整個的山谷都是在朦朧之中了，柏臺落華也蹣跚在山脚下，似乎她自己在這尋幻夢似的。蘋果樹叢的後面照耀着錫泰的房屋，它看起來是像對他在雲眼，在善意地招呼他。

“算了罷，”葉萊對着那田舍陳述；“到後來無論

什麼事情都要水落石出的。您我之間並沒有惡感——完全沒有——”

具有如此的思想，葉萊的苦痛和悲哀纔開始消散了；爲的是晚來底幽寂和那溫軟的暗色都在安慰他；他頭上的樹梢發出沙沙之聲，好像那兒棲息着一羣幽靈似的。

葛士旦企夫從小道上走來——這就是晨間葉萊對他述說了自己的故事的那個非教徒——走來聯絡他來了。

“葉萊，您現在覺得怎樣了？”他問道。

“很好，上帝總知道他爲什麼要把這個担子給我肩挑，祇要我能夠，我就要一直肩挑下去的。”葉萊答應着。

葛士旦企夫在草上躺了下來。

“這就是我的家，”他說。“這是一所考究的，大的家宅，沒有牆壁；却有足夠的空氣和地方給我們大家。屋頂板是高得使無論什麼人都能夠抬起頭走進去的。既沒有稅，又沒有租，更莫得什麼捐要付呀！葉萊，我們沒有什麼訴苦了；假如人是不公道的，大自

然却還相信公道和報應。他們把走長路的拐杖給我們，又吩咐我們向前趕路；那嗎，自然——叫牠上帝也可以，假如您情願——却給我們一所更好的房屋了。

他停歇了一會兒，向天空望着，發出淺笑，又繼續地說道：

“葉萊，我受的待遇到底比您的好點。一起頭的時候，不公道的時候就對我露了馬脚，對於您祇不過現在纔——我在空想裏面過了半點鐘還不到，您却過了四十年，還要長久點罷。並沒有多少煩惱，他們馬上就把我推到真情實境底面前了，您却在空想底甜蜜的雲霧中走了四十年，葉萊您現在又要倒轉來走了。他們敲打我的時候，我連眼睛恐怕都沒有睜開；他們踢我的時候，我連開步走恐怕都不會。葉萊，他們趕急使我相信一種條程，就是公道那回事祇爲了創造牠的那些人纔留着的。所以和上帝，或者和人，爭吵有什麼用處呢？這世界上最大的事情就是真情實境，就算牠也是使得您相信的。可是現在您究竟怎樣呢，葉萊，您打算幹點什麼呢？”

“我要求得公道，”葉萊簡單地回答着。“老清早就趕了出來，我想我現在要去睡了。”

“不錯，我的乖乖，”葛士且企夫淺笑着；“祝您晚安罷。噲，可是告訴我罷：您要上那兒去求公道呢？”

“我要到高官職的人那兒去，他們的官職高，因為他們是偉大的又是公道的人，他們是站在公道這一方面來察看事情的。上帝給人一種公道底了解，那嗎，我們就不該把它當成一種秘密，我們也不該讓什麼人去糟蹋它。上帝是仁慈的，他會給我些氣力去把這件事情辦妥當。”

“葉萊，您的信心是堅固的，我要等着您回來。可是我以為我已經看見您回來了——年老了，衣衫襤褸了，尷尬了，沒有空想了，弄成世界上人人口中的笑話了。葉萊，現在您告訴我這點罷：當您回來的時候——或者就算您理直了——得不着公道，又沒有從上帝或皇上那兒得着補償，您又要去幹什麼呢？”

“您在講夢話喲！那就是像您在問我：假如那些星斗忽然間不亮了，消滅了，我要怎麼幹呢？您的話

是侮辱上帝和皇上的，但是那也是因為您受了極大的不公道的事情。”

他們把睜開的眼睛呆望着天空，經過了一個長久的時間。山谷更加蒼暗了，西方的天空却更加光亮了，直到最後月亮在山嶺後面昇了起來。

☒

“看見那兒的一只酒家沒有？我就要在那兒停車，您可以下去了，懂得不？”

{ 83 }

葉萊要起程到盧貝勒亞娜去了。他把他的財富計算了一下，在他的眼中看來，總計起來倒是一個好看的數目了，因為在這四十年之中，每年他要節省兩個克郎倫(Kronen)* (德國的金幣，等於十個馬克。匈奧兩國的銀幣也是用這個名稱，等於一百個黑那 heller)

可是在未行之先，他對着那山谷觀察了一番，又把帽子脫下，自己畫了十字架的記號。那是大清早的時候，太陽都還沒有起來，青草是露潤的，在山谷之中挂着一片懶洋洋的漫霧。葉萊覺得寒氣凜冽；他的衣裳都露濕了。他的臉兒也像剛纔洗沐過了似

的。

“不錯，葛士旦企夫在瞎講的這個大得無比的家宅或者是對的，”葉萊對自己說，“可是這張床給我太多露水了一點，這屋頂板是太高了一點。”

他把舖蓋拋在他的背上就走，在草原及田野中向着大道走去了。他覺得活潑又暢快，他的脚步又敏捷又輕巧，就是他的心頭上也是安慰的和滿意的。

“我能夠走的時候，却沒有意思去花錢雇一輛馬車，”他打算着。“假如有個基督教徒從我後面坐了一輛馬車來說，‘葉萊，請上來坐罷。有兩個人的座位呢，馬匹也是精神抖擻的’爲什麼我——”

他還沒有把這個思想完成的當兒，從他的後面果然來了一陣車輪底響聲，一會兒以後一個農民就在他的身旁拉定了韁繩。

“走得遠嗎？”

“到盧貝勒亞娜去。”

“我要到葛士旦夫墅去；假如您歡喜，就請坐進來罷。”

葉萊就坐上去了。

“到盧貝勒亞娜去有事情罷？”

“是的，去求公道。”

這個農民是一個矮而又胖的，蠢鄙的蠢東西，用一種疑惑的眼光對着葉萊瞧。

“那嗎您是什麼人呢？”

“從柏臺落華來的葉萊。”

這個農民思索了一會兒。

“從柏臺落華來的葉萊嗎？那個葉萊呢？”

“僱工業萊——直到昨天都是錫泰的葉萊。”

“到城裏去告錫泰嗎？”

“不是，不見得一定是那樣，”葉萊回答着。“我不是要把他絞死或丟他到監牢裏去。我所要的一切就是給我自己的公道。”

“他對您幹了些什麼事情？”

“聽罷，我在那兒做了四十年的活路，現在他却叫我離開田莊走。”

這個農民惡極不堪地看了他一眼，用他的鞭子打馬前行。

“這樣您就是去告他了，噲，是不是？”

“告他麼？不是的。我要告訴他們我覺得這件事是怎樣；我祇要把我的案件呈在他們的面前。對我自己自然要公道；對別人也要沒有不公道的事情。”

“您打算要怎麼樣去辦理呢？”

“啊，我會辦理得妥當的；不消說這個世界上總有裁判官，他們能夠站在公道的一方面去察看一件事情的。”

“您以為您會辦理，可是您卻不能夠呀！”這個農民說着，好像他以為自己已經了解他在講些什麼似的。“假如您肯聽有道理的勸告的話，您就即刻跳下這輛馬車，趕快跑回您來的那個地方去。因為，我告訴您，一個僱工萬不能夠起來打倒一個主人的——尤其是，假如法律和公道湊巧都幫着主人的那方面。您年老了，不能希望有像這樣的事情會為您發生的。”停歇了一下，這個農夫又說：“我告訴您罷，假如我的僱工們要想和我為難，我要怎麼樣去幹；我就要叫兩個旁人去拿棍棒來，拿他一個九死一生，那嗎下次他總會知道誰是主人，誰是僱工。懂得不？”

這個農民用馬鞭指着靠右面空無所有的田野說

道：

“看見那兒的一戶酒家沒有？我就要在那兒停車了，您可以下去了，懂得不？”

葉萊瞧去，可是眼前却沒有酒家。他理會了這樣的暗示，提起鋪蓋和靴子就跳下馬車來了，蹣跚地向濠溝那邊走着。這個農民却揮着馬鞭，揚塵而馳去了。

葉萊愁煩地隨着他後面瞧去。

“他也是像昨天的那些孩子一樣；他一輩子都喫的是糕餅，喝的是美酒，自然不知道什麼是飢餓。他從來不覺得有不公道的事情，所以他不知道什麼是公道。求仁愛的上帝慈悲地審判他罷！”

太陽上昇起來，日光射在葉萊的身上。他走了一兩點鐘；他的腿痠起來了；從遠距離中的一座小山上的禮拜堂的頂尖送來一陣敲着午時的鐘聲，葉萊纔覺得飢餓了。他再走遠一點兒，在第二個轉彎角上瞧見路傍有家旅店。

在那天這樣的時候，旅店室中祇有兩個客人——一個年青的，喝到了大醉的地步的農民，和一個細長

的，穿着襤褸的衣衫的，憔悴的老者正在按着手風琴，還唱着酒曲。一進去，葉萊就對他們打了招呼。再向週遭一看想找一張桌子。

“這兒來罷！來罷！”這個年青的，薰薰大醉的農民對他招呼道。

可是葉萊却不理睬這種邀請，自己還是坐在另外的一張桌子上。

“究竟，您把我們當成什麼了？兩個強盜麼？”那個農民含怒地問道，裝出清醒的樣子，於是再說。“不管他什麼，您到底要上那兒去？”

“上盧貝勒亞娜去。”

“噢，上盧貝勒亞娜去麼？我料您是要去告什麼人罷。”

“不錯，要告狀。”

“望您打贏官司罷。您要去告什麼人呢？”

“主人。”

“噢？”

我的主人——至少別人告訴我他是我的主人。”

“怎樣——呢？什麼事情——呢？噲，怎麼弄起的

噲？”那個農民很驚奇地發問。

“請聽罷，”葉萊就回答，“從前我是年青的，我能夠做活路；現在我老了，又不能夠做了，因此他對我說，‘滾您的蛋罷！’”

“哈，哈哈，哈哈！”這個農民放聲大笑着，又提起他笨重的手爪在那個年老的拉風琴的人的背上猛擊一下。“噲，安德流，您聽過這種事情沒有？我纔聽聞着這件最妙的事情呀！僱工要去告他的主人噲！哈，哈哈！”

那個年老的，容顏憔悴的音樂家把手風琴壓在他雙膝之間，使他發出一種漫長的，尖銳的聲音，他又開始如此熱烈地大笑，使得眼淚從他的臉上淌了下來。

“噲，僱工呀，”這個年青的農夫等到他的狂笑鎮靜了以後纔說，“把他看一下罷，”指着那個老年的拉手風琴的人。“這兒的這個老東西從來沒有想到要去告我的念頭，因為他還有一點兒見識；不管它三七二十一，總還能夠曉得公道底意思。兩年以前，我把他開銷了，並沒有爲什麼特別的緣故——祇是我

的一個念頭而已；現在他却把事情弄得舒舒服服地，祇讓牠們模模糊糊地過去。我能對着他笑，和他尋開心，我高興怎樣就怎樣做。看罷——”

這人就把那個年老的音樂家的手膀緊捏着，於是後者就把他的面孔裝出小孩子一樣的，傻傢伙一樣的癡笑，尖聲叫着，又把雙膝舉到臉上來；這時他們倆都對着這樣滑稽的表演發笑起來了。

萊葉喝酒的時候，他的手發抖；他馬上就想要走出去。他自己一點都沒有休息，卻又站起身來，提起鋪蓋和靴子走了。在外面他還聽着裏面的兩個酒徒的笑聲。

大道開展起來了；遠遠地萊葉瞧着城市的上面滿佈着蒼暗的灰塵。

XI

“票嗎？沒有……”

[98]

盧貝勒亞娜是個馳名的，不可思議的城池。所有的建築物都是宏偉的結構，形成連連不絕的行列，櫛比着，而且其中並沒有垣牆間隔。街道上老是永遠地擁擠着人民底集羣，有如此多的傳教師，所以每一個人祇好把他的帽子握在手中，不然他每一舉步就要把牠脫下來。那禮拜堂的鐘聲，自破曉起直到夜間止，總是在敲撞着。盛大的，莊嚴的巡行瞻禮日日都有舉行，在那些巍峨的廣廈中，大祈禱會也是極其尋常的事情。一個人竟像在市節中在逛來逛去一般，充滿了印象，以致無暇去思索了，既不知道到那兒去逛，也不知道怎樣地叫那兒去。

葉萊在街頭上徘徊了很長久的時間；瞻望着城市底奇跡。後來他闖入一座莊嚴而偉大的禮拜堂裏去，步上旁面的一個聖臺，在那兒他祈禱了許久，緣於在那漫溢於禮拜堂內的虔敬的靜謐，和溫順的幽暗之中，他是容易與上帝對話的。

從禮拜堂退出來的時候，葉萊對於一切事情都會給他如意地辦到的思想，比較從前愈加有信心了。“上帝仍然是在天上，”他如此地想。又止步下來問一位容貌端莊的紳士：

“我能夠把我的案情向他們呈訴的 裁判官們在那兒呢？”

起初這位紳士却不知道葉萊爲了什麼事情，後來他纔溫誠地笑了。

“老伯伯，您最好去請個律師罷，”他說，“讓他替您去幹好了。”

“我要去請個律師來幹什麼？”葉萊說。“我並不打算要提什麼人來審問，我所要的一切就是給與我自己的公道。”

這人發出淺笑又說道：

“老伯伯，那是很難得到手的事情。許多人起來想得着公道，可是，在派奴特不負責任的時候，他們大家都失敗了。”又發出淺笑，他把葉萊丟在人行道底中央各自走了。

“他必定也嘗試過不公道的時候，覺得要流淚的時候，他反轉笑起來，”葉萊猜度着。

葉萊向前走去，把別的人再止步下來，拿他的話去問他們，究竟那些裁判官在什麼場所，到後來總算把他希望的地方找着了。

這兒是一座宏偉的建築物；葉萊的老眼從未瞧見過與牠類似的。用着畏縮的，沉默的脚步他走進那前庭去了。人們來來往往地，上樓下樓地奔走着——街上人，鄉下人，男子和婦人，大家都是倉忙的，他們的臉上露出煩躁的樣子。葉萊不知道要上樓去呢，或是向前一直走去。他對一位容貌莊嚴的紳士打了招呼，問他裁判官在那兒，可是這紳士僅僅無情打睬地對他一瞥，聳一聳肩頭，又飄然而去了，葉萊却在那兒木立着，帽子握在手中，不知何從。

驀然間樓梯上面發出一兩聲語音，一聲是一個

健壯的男子的語音，其他的一聲是一個尖脆的婦人的語音。

“強盜！騙子！強盜！”

他們用了笨重的脚步走下梯階來，臉皮因發怒而漲得鮮紅。這個婦人穿着她星期日的最漂亮的衣裳，一隻手握着一柄傘，另一隻手提着個包袱；至於這個男子——一個魁偉的鄉下人——却用了他的手杖敲打那硬石頭的梯階。

過了一會兒，一種冷靜的，溫雅的，而又流暢的語音從上面對下面講：

“最好您去想一下，再開口講罷；若不然您就要後悔不及的。”

這一切的事體都使得葉萊憤懣填胸，一種異常的恐怖在他的心頭上震搖。他開始踏上樓梯去，聽得那鄉下人的手杖在廳中的走廊底石鋪地上敲打着的聲浪；但他攀登的樣子是滯緩的，費力的，正如他負了過重的擔子在走一樣。

“他也在叫他們強盜了，不消說他走上去的時候，也打算是要與公道的人會面的。”

萊葉站在扶梯口頭，要等着人來了，才上前去，問他幹的什麼職務。

果不其然，過了一會兒，一個青年人——法院的官員之一——走近身旁來，對萊葉瞧着，又停地步來。

“什麼事？”他問。

“事情是這樣的，”萊葉帶了他的粗陋的樣子回答道。“這法院是這麼大的一個場所，我不知道要從這邊走呢，或是那邊去。請您告訴我，裁判官在那兒。”

這個青年人發出淺笑了。

“老伯伯呀，此地有二三十位裁判官呢——您要
去見那一位呢？”

“我是要去見一位公道的裁判官；我並不管他的樣兒像什麼，或是名兒叫什麼。事體是這樣的：我做了四十年的活路，我造了一所房子，一所有光彩的田舍。記清楚我講的話：我造了房子，造成了牠。我要請教一聲：蘋果樹是什麼人有的——給與種牠的，當心牠的人呢，或是給與那蘋果熟了的時

候，跑叫旁邊來摘蘋果的小傢伙呢？現在做了四十年的活路以後，却有人叫我從我造成的房子裏面滾出來。可是我並不灰心；我馬上就走出來找尋公道。此刻我要到那處去，我要去敲這無數的門戶的那一扇呢？”

這個青年的官員並不是祇和葉萊聚在一塊兒了，又有其他的兩個人來合在他中間，此刻他們三個聽着葉萊講，對着他笑，那就使得葉萊極其驚訝而又難熬。

“您收到了傳票沒有？”他們之中有個鬍鬚的，戴眼鏡的錄事官掀着鬍鬚，又善意地發出淺笑而問道。

“傳票嗎？沒有；我是自己要來的，要爲我自己求公道而來的。您以爲裁判官們既不知道我和我的案情，我想他們教我來，所以他們可以拿公道來欺騙我麼？我正來把案情對他們講一下，那嗎，他們纔能夠裁判。”

“您已經把您要控告的事情寫在規定的稟帖上沒有？”

“要寫起來嗎？要控告嗎？我却不要告發無論什

麼人，我要的一切祇是公道，並不要使別人受困難。我不要別人坐監牢或者把他絞死，不管他是怎樣地一個作惡的人。我也不情願請律師把控告的事情寫出來，因為裁判官們非但有眼睛可以看讀，還有耳朵可以來聽我講。請您告訴我，我要去見什麼人？

這些官員們大家互相望着，過後還是那有鬍鬚的一位再發出他善意的淺笑來說：

“跟我來罷；我會把公道的裁判官的地方指點給您的。”

葉萊跟着他去，其他的兩個人也尾隨在後。

ⅩⅡ

“什麼人膽敢在此翻閱！”

[101]

他們來到了一扇敞開着的門戶。在這公庭中，一張大的公案後面，坐着一個青年的人，留得有一口漂亮的鬍鬚和一雙既憂鬱而又欣悅的眼睛。他抬頭一望，瞧見葉萊和他的護送的人的時候，就不覺顯露了驚訝。

這個留鬚的人在葉萊的肩後指着他，丟個眼風，又發出淺笑說：

“高翁，我把這個徬徨着的人帶到您這兒來，緣於他是個又滑稽又機敏的人，他要走遍世界去尋求公道。他要想知道：蘋果樹是屬於種樹的人呢，或是屬於採果子的人的。請您告訴他罷，可不可以？”

如此地他就把葉菜的事件弄成一種笑談了。然而這個青年的裁判官并不笑，反能莫名其妙地繃起眉頭。

“爲什麼要來這一齣滑稽戲？”他說着，又回頭來對着葉菜。“老百姓，您是什麼人？您來又要想見什麼人呢？”

葉菜走進前來一點。

“我是從柏臺落華來的葉菜，我受了不公道的事情；所以我纔動身出來找尋公道，牠是上帝償賜給我們的，牠也是委託給您們去寫在法律的書本上的。”

“您受了那一類不公道的事情呢？您要來告什麼人？又因爲了什麼人呢？”

“老老實實地講，我并不要告什麼人，因爲我不情願自己得着公道，而使別的人忍受不公道的苦楚。并不要您們去把別人餓死，讓我有得吃，這就是我要求得的方法。我要把完全的事體都告訴您們，如此您纔會曉得究竟是怎麼樣的——您是知道法律的——也祇要一瞟眼，就能夠把牠下個判斷的。”

“說起來，就是因為我在柏臺落華做了四十年的活路；那兒的田地裏沒有一寸的地方，沒有我一點從額顛上流下來的汗珠落在上面。因為我做了四十年的活路，上帝也就格外地保佑我。到了目前，錫泰那老頭子死了，把他安葬了以後，他的兒子喝得醺醺大醉地，走來對我講，‘葉萊，把鋪蓋捲起來滾罷，而今我纔是這兒的主人；您不中用了，您老了又沒有氣力了，我也再用不着您了；雖說是您把這屋子造了起來，又去照料牠，這兒却沒有地方給您住了；雖說是您也曾經生產過大麥和小麥，却沒有麵包給您喫了。把您的拐棍提起來，便隨您走到您高興的地方去罷。’那就是說，他以為那蘋果樹是屬於那個跑來採果子的小傢伙的，不是屬於那個種牠的和照料牠的人的。於是我就跑出來找尋公道，公道是上帝給予世界上的人的，人也是不能把公道滅掉了的。現在請您把判斷給我罷。”

葉萊把他所感受到的事體就如此地遲緩地，簡明地敘述了一番。

這個青年的裁判官傾耳聽着，他的眼中還有愁

頰的樣子。

“老伯伯，”他說，“您最好還是回到柏臺落華您的主人那兒去，再對他講：‘請您公公道道地對待我罷；發點慈悲罷；請您看在我這樣大的年紀上罷，就在這屋子裏給我個屋角睡，給我點麵包喫罷！’您這樣地對他講，他就會要覺得對您不起，也就會允許您的請求的。”

葉萊是如此地驚訝，他有很長久的時候都吐不出半個字來。

“您是——您是個裁判官麼？”

“不錯，我是個裁判官。”

“那嗎 您是不是照着人的和神的法律來判斷的呢？”

“我是照着——”

葉萊把自己瘦長的軀幹挺直了起來，以致他比這個裁判官和他背後站立着的官員們都高出一個頭來。

“老爺我對您講罷，”他說，“您既沒有照人的法律，也沒有照神的法律來判斷。上帝有沒有吩咐您

們把我費了四十年的功夫去弄軟軟的，舒服的床，得給予那個從來不學好的傢伙去睡呢？上帝有沒有吩咐我這個造了一座大房屋的人，却要死在溝壑裏面呢？請您把書本翻開來罷；我雖是不識字，却要想看一下。究竟我流了血汗，使得麥子豐收，青草茂盛以後，我老了，沒有氣力了，不能夠再流血汗以後，——而今我就應該要滾蛋嗎？書上寫着沒有？而今那棚子裏和倉庫裏都堆滿了糧食，我却應該要挨門挨戶，東村西村去叫化，讓狗兒們向我亂咬嗎？書上又寫着沒有？我要請教您們這點！還有一樁事情：我怎樣纔能夠把我的辛苦——我種在土裏面的辛苦——挖出來？我怎樣能夠把牠挖起來呢？就是能夠把牠挖起來，我又怎樣能夠把牠捆起來，背起走呢？請您們看這兒的舖蓋捲罷。牠裏面祇捲着我禮拜天穿的衣服，襖衫和內衣。這點東西和一雙靴子就是我做了四十年的活路得到的一切的東西嗎？”

這位裁判官不禁憂形於色了；他帶着可憐的情調瞧着葉葉的皮包骨頭的，綉紋沉鬱的臉兒，又瞧着他的滿染灰塵的靴子和破舊不堪的衣衫。

“不要和公道爭吵罷，老伯伯；人把公道創造了出來，却又把牠給予有權着勢的人去了。假如公道壓倒在您的身上，祇好屈下背來，聽天由命而已；假如有時候您覺得公道與不公道的事情弄得一團糟的時候，您就把眼睛閉攏來，管牠什麼三七二十一。我已經對您說過，把這件事情透澈地想一下，再回到柏臺落華去的好。”

葉萊又驚又懼，祇能啞口無言地死瞪着他。

“如此說來，就沒有公道了嗎？您簡直不承認有公道嗎？”

這位裁判官却沒有答話。

“我猜，您們把公道鎖在這座大房子的什麼地方裏面了，鎖起來了沒有？”葉萊接着又說。“可是要當心點纔好，不要讓牠從您們這兒逃走了，也不要有一天讓我不留心地把牠碰着了。頂好把公道鎖在兩重門戶裏面去。爲什麼您們要把公道藏起來呢？其實我沒有跑出來找尋公道的時候，您們就把牠悄悄地藏起來，那却不是一件傻得很的事情。可是現在我要對您們講，假如要把公道再藏起來，那就笑話極

了，因為就是把牠像我四十年來的辛苦一樣地葬藏在地內，我也要找尋着牠。我要把公道挖起來；我要用一柄鏟子來挖——來挖，一直要挖得了纔算數！……我在桐烈那碰着一個做莊稼的人，他叫您們‘強盜’，他的確叫得不錯，雖是那時候，我以爲他叫得您們不公道。一會兒以前，我又聽着一個做莊稼的人和他的老婆都叫您們‘強盜’，和‘騙子’，我又覺得奇怪起來了，強盜和騙子怎樣能夠在創造法律的，堂堂皇皇的法院裏面站得住腳呢。可是我此刻纔看出來了，您們是強盜，騙子，糟踏公道的傢伙——一點兒也不錯！您們並不是上帝的，法律的奴僕，簡直是惡魔的，欺騙的走狗。”

到了他的講話底末尾的時候，葉萊提高了喉嚨呼號着，那聲調把鄰近的室中的一羣無聊的錄事官和官員們都勾引來了。其中有一個矮小的，禿頭的，容顏稍老的人，擠進庭中來問道：

“什麼人膽敢在此胡鬧？”

然而葉萊祇管講下去，理也不理睬他。

“我不情願自己得着公道，而使別的人忍受不公

道的苦楚！可是我要把這件事弄得水落石出。我不把您們大家從這兒趕出去，不把您們都背起鋪蓋趕出去，不把這座骯髒的法院弄得與地皮一樣平，我是不肯罷休的。”

葉三如此地說了，他渾身上下的纖維都因忿恨而抖顫着。

XIII

葉茶坐在那床架上，把手擱在雙膝上，把臉托在兩掌中。

{ III }

當時那兒幹了如此不公道的一件事體，真是世界上從來所未目覩過的。

大衆人之中，有一個跨步走出來，把手扭在葉萊的肩頭上。

“抓着我要幹什麼？”葉萊放聲叫道。

“葉萊，不要放屁了；應談要服從公道，”這個青年的裁判官說罷了，就轉眼他顧。

那個矮小的，禿頭的，容顏稍老的人用着嚴重的，責咎的臉色把那一羣官員們都掃視了一回。

“總而言之，這一切的胡鬧算什麼道理呢？您們聽着放這樣的狗屁，連動一動指頭來止住都不肯，這

又算什麼意思呢？”

這一羣人都含着忿怒默默地去死瞪着葉萊。葉萊就覺得心頭上難過；他隨着人們踏過中庭，走向監獄去的時候，他又覺得老弱不堪了，也無能爲力了。

“就算您們是盜賊，”他又對着他們說，“也要告訴我，我對您們幹了什麼勾當？做盜賊的人并不是不知道正直和公道的，他也并不是無緣無故就要去害別人的。我究竟對您們幹了什麼勾當呢？”

他們都沒有答話；大家都死板板地望着，也都是噤口無言的。

“您們這些流氓痞子給我仔細聽着，”葉萊說道。“假如我沒有在您的手中受了不公道的待遇，不是這樣地疲累和軟弱，我就要把您們當着爛草一般，拋您們到中庭那邊去呢！老實說公道這回事不是像我從樹上打得下來的蘋果一樣；還有，上帝要保存公道也不需要一個人去幫忙的。我的担子很重，前頭的路又很遠，可是上帝的吩咐不得不做，我要肩挑着這個担子，跟隨着公道的大路一直走到盡頭。”

緣於葉萊的信心，也像他的愁煩一樣，都是非常大的，所以他就如此地敘述了。

來到中庭的對面，他們打開了一扇門，把葉萊關在一個臭氣刺鼻的地窟裏。那兒有一張相版做的桌子，兩張低矮的，像板凳一樣的床架；那空無所有的四壁，正爲一對盲目，對照着葉萊似的；牆角上連十字架都沒有一具，小小的窗牖也是橫門了的。

有一張床架上，坐着一個形容鄙陋的份子，他究竟是老了呢，還是年青，誰也說不定；他有稀疏的，圍成餅的髮絲，一副腫脹的，滿染雀斑的面孔上還留得有一點短硬的鬚鬚。葉萊一走進去，這人就笑迷迷地霎着眼睛說：

“老鄉，我歡迎您到我們的城裏來！您犯了什麼案纔進來的？偷了什麼東西嗎？”

葉萊帶着愁煩的眼光望了他一下，坐在別的一張床架上，把鋪蓋捲和靴子都放在靠身的地方，又把手杖豎在床後面的牆角上。

這個壞蛋還是笑迷迷地霎着眼睛，又露出淺笑；葉萊想到：這一定是個不幹好勾當的傢伙，那是不

消說的；像這一類的傢伙，就是在大道上，誰也不情願遇着的。

“老相頭，何必呢，爲了什麼事情嘯？假如他們要我們來償罪，我們又何必去憂慮呢；他們說，那就是公道，所以讓我們帶着強笑來受罪，還要爲裁判官壽功頌德。”

葉萊坐在那床架上，把手彎攔在雙膝上，把臉托在兩掌中。

“他們對於您幹了那一類不公道的的事情呢？”葉萊發問。

這個壞蛋却哈哈大笑。

“不公道的的事情嗎？並沒有不公道的的事情，”他說。“我犯了偷盜，又被捉出來了，那就是大概的情勢。您以爲他們吩咐了我把偷的東西保存起來嗎？還要給我一點跑腿的小賬嗎？祇要他們給我一張床睡，一點東西充饑，那就儘夠了。雖說是這張床並不值得誇獎，這些喫的東西也並不十分好，可是我沒有犯偷盜以前，還得不到這些東西呢！所以您不要以爲我在搗亂。您到底覺得怎樣呢？您動手偷得太遲了，是

不是呀？”

葉萊凝視着地下，又是默無一言的；對方的人却歡天喜地地說下去：

“假如您的良心上犯得有罪的話，您就把牠埋藏起來，把牠丟開算了。假如您要改悔的話，那也不錯，改悔好了；總之，我告訴您，把牠時常擱在胸膛裏有什麼用處呢。聽我講罷：我是個不幹好勾當的傢伙，也就是那般叫着上等人的人們，稱我爲這個世界的機器底累贅；可是我并不因爲犯了罪，就睡不着。假如他們情願要把罪惡鬧個不休，也就隨他們去好了。我是不想到明天的。明天他們就會判定我的罪，再把我關在監牢裏一兩個月。期滿以後，再把我押解到一個我一點兒也不情願去的地方——山阜上的村中去，在那兒總有一天全能的上帝會得異想天開，從上面吩咐我走上去，把我安插在那兒的人們之中。可是我能夠幹點什麼事呢？——他們又由那兒把我押解出來，我也祇得跟着走。自不消說我不能強迫自己久住的。他們要打算把您押解到什麼地方去呢？”

“押解我嗎？”葉萊却驚奇起來了。“他們不會押解我到什麼地方去的。我自己有家，也有自己的權柄。”

這條惡漢再攔起腿來，大聲笑道：

“那嗎您爲什麼要偷盜呢？”

“偷盜嗎？”葉萊挺直了軀幹，把雙手放在髻膝頭上。“我何嘗偷盜過呢！我是在找尋公道，並不幹別樣的事，我要把公道找尋出來。這些強盜們却把公道關起來了，就像他們現在把我關起來了一樣；可是不要着急，我會得脫身走出這兒的，總有一天我會把公道找出來。”

這個小偷雖是不再大聲地狂笑了，却像一個大人玩弄小孩似的，把笑聲隱藏在鬍鬚裏。

“您不是說要走出去嗎？”

“不錯，要走出去。”

這個壞蛋又不禁大聲狂笑了，因而他的整個的軀體都顫動着，而且他有許久的時候沒有開口講話。

“噲，我剛纔相信您真正地沒有犯過偷盜，”後來他纔說。“一個相信公道的人是不會偷盜或是殺人

的。可是，我要講給您聽，雖是我犯了偷盜，被人家捉着了，您比我還要糟糕一點。公道對於像您這樣的人是沒有利益的。像我這樣的小偷纔是公道所歡喜的。我和公道正像兩個間或在吵鬧的隣居一樣，但是在大部份的時候中間總是相安無事的。今天算他把我弄贏了，明天我却要弄贏他，算起總賬來，我們倆個中沒有一個人格外搗亂。假如我不去幹壞的勾當的時候，被他抓着了；我也祇得忍受下去，還要打算一得到機會就要把面子掙轉來。公道這老傢伙和我像一對哲學家似的兩不傾軋地過着。假如您肯聽我的話，您切莫要把自己和他混在一起；尤其是您受了冤屈的時候，時時刻刻都要想到糟糕的結局上面去。請您馬上把您的事情講給我聽罷，或者我能夠給您一兩點方針。”

葉萊鉸說了他的故事，把這個小偷笑得眼淚都滾出來了。他睜起一雙黑漆的眼珠死瞪着葉萊，又繼續地在磕膝頭上拍擊。

“噲，葉萊，”他說，“假如您能和我同時出獄，您就跟我走罷，我會把這個世界究竟是怎樣的都指點

給您看。我們要同到市集和村會裏去，我們兩人之間都會要有快樂的日子過。我相信，我們或者可以碰着您愛的那個公道：說句直截爽快的老實話罷，我自己也很想見一見公道。後來假如我們遇着了公道，我們就帶他到市集和村會裏去，再和這老傢伙過一輩子。”

葉萊老是愁煩，臉上的縐紋更深化了。

“您受的磨折太深了罷，”葉萊說，“所以您失去了信仰上帝的誠心，此刻您纔會說出誹謗的話來。您祇經驗過不公道的東西，並不是公道，此刻您却相信公道是不存在的；他們把石頭給您算爲麵包，您就以爲全世界是沒有麵包的。上帝已經把公道償賜給我們了，我對您講罷，上帝的話不是像雨點一樣，落在乾土上就會不見了的；上帝的話從頭到尾都是活靈活現的；假如您一有了信心，您就能夠把公道找得出來，也能夠得到豐富的償賜。”

這個壞蛋却又不嘲笑了，眼裏含着驚愕去瞧葉萊。後來他纔說：

“葉萊，您算是我的一個壞朋友了。您這種基督

教徒的噁舌，並沒有把我的苦楚減少；反轉——噲，假如我把您的信條囫吞下去，您想我就要幹什麼？第一我要去把裁判官，推事，和我一生下娘胎來就判定了我犯罪的一班人一齊殺死；我再要大幹一套好看的把戲，就是把這座法院和監獄轟倒，然後對世界上的人宣佈：‘看罷，上帝已經把公道給我們了，我們聽從了他的話，也照着他的誠命做了。’——假如我把您的那些破銅爛鐵和不值錢的東西都囫吞下去了，這就是我要幹的事情。世界上的人總算幸福得很，我生來就不是個公道底信徒，是不是呢？照事實上說起來，公道老是鞭打我，我老是對着牠發笑，如此一切的事情却都是有條有理的。算了罷，不講了。

“上帝對您也會有慈悲的，”葉萊說，“總有一天您要跪下雙膝來流淚。心頭上在哭的時候比笑的時候要冷靜些。眼淚可以洗去您的罪惡和一切的不公道的事情。”

因為他的獄友攻擊了他，葉萊暗中失望。葉萊跪在床邊，就祈禱了好幾點鐘。他已經是疲乏了，他的

擔子還是沉重地壓在他身上；然而他的信心畢竟是堅強的。

XIV

然而他沒有聽着答話，他們像押解耶穌基督的兵士一樣，看起來都是很凶殘的。

翌日之晨，他們來提葉萊的時候，他差不多還沒有甦醒，他也不知道要到何處去。

“向前走着罷，信徒葉萊，您向前走着罷！”監房的門兒一掩上的時候，這個小偷就在葉萊的後面呼喊著。葉萊不曾聽清楚他的話，祇是垂頭喪氣的，跟着獄吏所領導的任何方向走去。

“您們要提我到什麼地方去？”終於葉萊冒險去問了一聲。

然而，他沒有聽着答話；他們像押解耶穌基督的兵士一樣，看起來都是很凶殘的。

葉萊並不恐懼，但有時他的心頭上却被凶兆所

困累了，因為照他自己看起來，他簡直不能如曩日一樣，看得明明白白地，或是聽得清清楚楚地，好像他的記憶力也在挫折他似的。他費盡平生之力，也不能夠想起自己究竟對這班盜賊幹了些什麼事情，以致他們把他從這個場所又起解到別的一個場所去；他更想不透，他們打算要把他怎樣幹。不知道怎樣地想到他已瞎闖到這個古怪的城池裏來了，這兒的言語和法律他都不懂，這兒的人們對於別人的爭論也以為是不關痛癢的，這兒所謂的公道一點兒也不能算是公道，這兒的人們又崇拜一個異樣的上帝。

“上帝要叫一個人走完一條老遠的，壁立的路上去做出公道的事情來，”葉萊抱着極大的信心，自己對自己如此說了，他在兵士的行列中間步行着，把髮絲斑白的腦袋低垂在胸臆上。他知道上帝要慈愛地來保佑信仰他的人們的。

正如人們從前把救主耶穌從這個祭司拖到其他的一個祭司那兒去一樣，現在人們又把葉萊在裁判官之中拖來拖去。他們審問葉萊，又盤詰他，他老是簡短地，真誠地答話，沒有怨怒也沒有傲慢。他們却

對葉萊兇狠狠地講話，向他輕蔑地窺察，又把他推到東推到西，然而他一句也不埋怨；緣於他的一顆心是純潔的，信仰又是堅強的。他們把葉萊當成無用的傢伙，或像小孩一樣的對付和玩弄的時候，他也不表示反對；他仰賴着公道，由他們去輕舉妄動和做兇險。他們講他有神經病，是個馱子，還有乳氣未脫；可是他都不去抗辯。

“上帝總會開導他們的，寬恕他們的，”葉萊在想。“我把公道找出來了，宣佈了的時候，他們大家就要呆呆地望着，還要帶着羞慚去承認自己的罪惡。不消說，在真道理沒有露臉的當兒，他們在暗中尋找的上帝底聖旨就要從天上落下來。”

他的心坎上充滿了信心，可是他的身體却老弱了，屈伏於不公道的，煩惱的重壓之下。九日以來，他們把他挨門挨戶地拖起走，拖到東一個裁判官那兒去，又拖到西一個裁判官那兒來，來去都碰着不公道的時候，到晚上還要把他和小偷與兇手們關在一起；此刻他却立在最後的一個裁判官的面前了，祇是他的頸背，腰幹部在這不公道的和年齡的重載下

面壓彎了，他的雙手抖顫，他的兩膝軟弱，也覺得他的鋪蓋捲沉重得不堪熬受了。

這個裁判官是個癖氣怪精的，刻薄的面孔的人。

“從此您給我滾出城去，不許再到這兒來了，”這個裁判官向他嚴厲地告誡。

然而葉萊，驚懼過度了，不曾表示要走的樣子。

“這就是您們最後的判斷麼？”葉萊問道，他的聲調都在抖顫，好像正站在一個凶殘的神靈面前，而這神靈要把他打倒地獄裏去似的。“那嗎，假如這就是您們的判斷，爲什麼——啊，上帝呀！——爲什麼您們要把我拖來拖去，拖了這許多日子呢？”

“您自己應該去慚愧一下，像您這樣大的年紀還在到處滋事，使爾母官爲難。”這個裁判官却這樣地回覆。“回到您的本地去罷，去想一想您的一隻腳已經踏在棺材裏面了，再去修一修來世！”

葉萊委實不能夠了解這種言詞，祇得向着這個討厭面孔的裁判官走近一點，又鎮靜地，謙恭地說道：

“老爺，我當真沒有聽清楚您講的話；無論怎樣

我都不懂您講了些什麼；因為我年紀大了，聽不清楚，也並不明白。我一定要從此離開這兒不許把案子再帶回來，這就是您們最後的判斷麼？您們是不是用了上帝和當今天子底名義來下這個判斷的呢？是不是把我同偷兒和兇手們關在一起有九天九夜，您們纔想出了這一點聰明來的呢？”

“不管它什麼了，不管它什麼了，”這個裁判官不耐煩地把葉萊揮在一旁，“不准再同我麻煩了；滾出去，不許再進來了！”

“求上帝寬恕您罷！”葉萊說罷，也就走了。

在公道底信徒和大祭司之中，尋求了九日九夜的公道，葉萊弄得垂頭喪氣，腸斷心碎了；他跨過中庭的時候，頭兒低垂在胸膛上，渾身上下都在顫動。

他踏到街頭上來，纔見到風和日暖的天氣。行人如流水般地在他身邊擦過，面孔都是討厭的，蠢笨的，那有一個人葉萊可以對他訴說苦衷呢。這偌大的城池似乎充塞了成千累萬底不公道的裁判官，無論那個也似乎一見葉萊就拿眼睛來猜度他是個罪

犯；更沒有一個人對着葉萊講一句善意的話。

葉萊踏進一引酒家去稍事休憩，或許是弄點東
號充腸。就在那兒的牆頭上他瞧着了一幅優秀的畫
圖；一幅使得他驟然因不可言喻的歡愉而戰慄的，
使他的爭辯充滿了新信仰的畫圖，這幅就是法蘭西
• 約瑟皇帝的像；啊！這幅聖上的御容也似乎充滿了
正義和慈愛。

葉萊驀然間察覺了自己已經鑄成了一個大錯。
他不該把他的案件直訴給人世所謂公道底泉源
去聽，徒把光陰耗費在這班強盜和騙子之中去尋求。
啊，啊，在天的主宰纔的要贊美的！

他并不停留下來把自己休息一回，把精神整刷
一下，就立起身來，提起鋪蓋和靴子向維也納進發，
到那兒他要去把他的案情呈訴在皇帝的面前。

XV

葉萊說罷，就把一枚銀幣放在桌上。

[131]

行程是遙遠的，要年老而疲憊的葉萊去跋涉便是太遙遠了。他却放開脚步動身就走。行過了許多人地生疎的鄉村和口岸。祇是在上了路的第二天——快近黃昏的時候——他的兩條腿忽然不能再向前趕路了，他也祇得坐在道旁的指路碑上休息一下。過了一會兒，一個少年的漂泊者走到面前來了，他跛着脚，又很骯髒，不消說也是肚皮空空的，可是歡娛却存在他少壯的眼睛裏。

“老伯伯，您好麼，要上那兒去呢？”

“去拜見當今天子。”

“啊，您有很長的路要走呀！像您這樣大的年紀，

就是日夜都走，差不多也要六七天纔能走得到那兒。”

“我沒有死的時候，一定要走到那兒。”

“那嗎您爲了什麼事情要去拜見當今天子呢？”

“要爲我自己求得公道，所以要望當今天子明察這班爲聖上辦事的人都是些不公道的裁判官，也望聖上把他們嚴責一下，和撤他們的差。”

這個少年的漂泊者搖一搖頭，又慘淡地死瞪着這個坐在指路碑上的，垂頭喪氣的而又腸斷心碎的葉萊。

“我怕您不能拜見得到聖上罷；就是要走近聖上跟前那也是非常難的。”

“非常難走近聖上跟前嗎——爲什麼呢？”葉萊問罷，又現出驚訝。“聖上不就是保護公道的最高貴的人嗎？我瞎了眼睛，會跑到別人那兒去；雖是他們大家都對我取笑，我也不去咒罵他們。我應該一起頭就要到聖上那兒去，聖上纔能把公道分給饑寒和窮苦的人。”

“老伯伯，我怕您不能拜見得到聖上呢，”這個少

年堅持地說，“您還是把它作罷論好了。”

“爲什麼呢——難道聖上是給人家抓去了嗎，或是給什麼東西包圍起來了呢？”

“有兵隊保衛着聖上，這些兵隊又不肯讓旁人走到聖人跟前去。”

“小哥兒，您在瞎說霸道！除了到當今天子那兒去以外，我還能夠到什麼地方去呢？上帝使得我信服聖上，所以我除非走到聖上跟前，把我的案情稟給聖上聽了以後，我是不會得罷休的。

這個少年却爲了葉萊而苦悶。

“到維也納去是一條很遠的路程呢，”他說；“假如您有盤纏的話，除非搭火車以外，您是走不到那兒的。這兒和維也納中間也有許多很高的山嶺和很寬的坪壩喲。”

後來這個漂泊者也就各自走了，而葉萊還以他慘淡的眼睛去目送他。

“這個孩子太糟糕了，”他對自己說道。“如此年青的他就覺得有不公道的事情了。我却猜不出，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到那兒去了。他正像一片風中的

樹葉在地球面上滾動……”

葉萊從指路碑上站起身來，一察覺到自己的兩腿麻木了，他就起了恐怖；兩腿僵硬得如木頭似的，骨節也彎不轉來；然而過了一會兒，雖說是費了極大的困難，他畢竟想出方法來再走上了旅路，鋪蓋捲在他的肩頭上攔着，正像半個地球一樣的重。

他跨進了鄰村邊上的一片旅店的時候，已經是夜晚了。旅店主人疑慮地向他一瞥，老闆娘也模糊模糊地對他打個招呼。骯髒而又老朽的葉萊給他們看起來還像個別的什麼東西呢，簡直像個叫化子來請求讓他睡在草堆上，或竟要斲氣在那兒似的。

“何必對我這樣看着呢，”葉萊說罷，就把一枚銀幣放在桌上，“我上路來是找尋公道的喲。”

“您上那兒去呢？”

“到維也納京城去——筆直去看當今皇上去，”葉萊說。“我不能從這班裁判官那兒得着心滿意足的判斷，所以我要筆直到當今皇上那兒去，他纔是最重要的施行公道的人。”

店主人和他的老婆彼此霎了眼睛，又發出淺笑。

葉萊脫去了靴子，要使他走破了的，起了癩的一雙腳休息一下；於是他就坐在那兒，面色蒼白，形容憔悴，垂頭喪氣而又腸斷心碎了。他覺得自己是個一百歲的人，正瞧入墳墓去了似的。

“給我拿一塊麵包和一杯酒來罷”，他對着店主人說。“我今夜晚就要住在這兒，休息一下。明天老清早，我就要請您把您的馬車推出來，送我到車站去。我年紀這樣大，又這樣疲倦，我恐怕不能夠提起腳來走過這些高山和曠野了。”

他喫了麵包，喝了醇酒，於是把自己就躺直在長凳上，隨後就睡着了。

清晨的時候，店主人用了自己的馬車把葉萊送到一個異樣的城池裏去了。他就買了一張搭到維也納去的車票，又在一片大而喧嚷的酒家內等候了一兩點鐘，等到人們在叫他的時候，他纔登了車。

車箱是黑漆漆的，裏面聞着蟲蛀了木頭氣味。陌生人都把座位佔據了；他們彼此談着笑着，簡直沒有一個人理睬葉萊似的；大家都從自己的眼角裏去觀察葉萊。葉萊察覺了大家的不客氣，自己祇得坐在一

條長凳的邊上，把鋪蓋捲攔在自己的磕膝頭上。一陣驀然地強烈的震搖，車就開了。唧唧聲起，又繼着一陣更大的吼喘而前進；直到最後車子纔在一陣車輪剌剌，和車箱咯咯的聲調中平穩下來了。

葉萊把帽子脫下，自己又畫了十字架的記號。

“啊，主呀！賜福給我這回在人世上最後的旅行罷，”葉萊如此地祈禱着。“我要自己的公道和案子都交到您的掌握中。”

“您上那兒去？”他的鄰座上的人問。

“上維也納去。”

此刻大家都回過頭來對着葉萊，這班驚奇的旅客又起頭打量他破舊而骯髒的衣衫，他磕膝頭上的鋪蓋捲，和掛在肩頭上的一對靴子。

“您上維也納去幹什麼？”

“我是去拜見當今皇上的。”

旅客們都不再去驚惶地觀望了，大家却笑了起來。

“請您告訴我們罷，您為什麼要去拜見當今皇上呢？”葉萊的鄰座的人又問。

他把自己要尋求公道的事情敘述了的當兒，車箱裏的其餘的坐着的人都熱烈地笑起來了，正像他們聽了馳名的舞臺上的小丑底拿手好戲一樣。

“此刻難道我對您講了什麼發噱的事情麼？”這驚惶失措的葉萊纔解釋道。“我也不曾和您們開玩笑。”

大家甚至於笑得更加大聲，他們的吼笑把列車的轆轤聲都沉壓下去了。

“此刻要請您告訴我們，”鄰座的人說，“您在當今皇上的面前要怎樣地舉動，對他又要怎樣地講話？把這點告訴我們罷；或者會把時光在這個顛倒的，唧唧噥噥的耗子籠裏過得快點呢。”

“不管它什麼，您們是不是發瘋了？”葉萊就問道。“我講到公道的時候，您却笑了起來，正像一羣頑皮的小傢伙對着酒醉鬼在笑一樣。您們大家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對着上帝自己的誠命都取笑起來了，又算什麼意思呢？”

對於他的沮喪，旅客們底快活却隨着他的一字一句而增加起來。鄰座的人伸手到荷包裏去，又把

一個酒瓶取出來。

“噲，喝點酒罷，那麼您要講您自己的事情和您的案子的時候，才不會得疲倦。”

可是葉萊那裏能夠去喝一點酒呢。

“如今的人真鬧得不成話了！”他自己對自己說。“他們是不是不公道的事情底奴隸呢？會不會因為他們受的磨難太深了，纔會在自己的絕望裏面連對於上帝的，和對於他的誠命的信心都失掉了呢？他們對着我笑，好像我在告訴他們要去尋找流着乳漿和蜂蜜的地土一樣，其實，我不過告訴他們我要去尋求公道。那是上帝從天降下來給我們的，那也是在維也納的當今皇上曾經御定過的。”

新來的搭客上下不絕；在車子前進着的時候，又上來了些操着異鄉口音的人們。葉萊從車子裏看出去，瞧見一片與柏臺落華不相似的區域。驀然間，他感覺到一種異樣的情緒：他好像覺得自己脚下的地皮在崩潰，又有一種異樣的恐怖侵入自己的心頭。

他掉轉頭來對着他新到的鄰座的人——一個城市化的，正要想在車箱底角上打盹的人。

“我們離開維也納還有好遠的路程呢？”葉萊就問。

這人睜開了朦朧的兩眼，呆望着葉萊，對着他搖一搖頭，又把自己擁到車箱底角上去了。

“他不懂我們的言語罷，”葉萊這樣地想着，“假如他懂得，他就要對我取笑，也像我對他們其餘的人講到公道的事情的時候，大家都取笑我一樣。別的人們，別的上帝，和別的事情的理會，還管他什麼。您纔是我的上帝，您纔是我信奉的，您纔是對我這尋求您的神聖的公道的人而能夠大發慈悲的人。”

葉萊從來沒有這樣恐懼過，所以他把雙手緊握在鋪蓋捲上，開始祈禱，安慰自己的心靈。

他這樣的搭了一日一夜的車子。到旅路底終點的時候，他完全癱了：他的一雙腳麻木了，也祇能模糊地辨明他週遭的事物；車輪的磷磷聲再也不能送入他的耳鼓裏去。他似乎是壓斃在一個不可測量的惡夢中一般。

ⅩⅥ

“您把我拖到什麼地方去呢？”

[144]

維也納——一座不可想像那樣大小的城池，喧嚷的聲音直上雲霄，一種異樣的，難於了解的語言底渾混：一個真正的巴比倫城呀！一個人能夠託庇到什麼地方去呢？一個人又能夠脫逃到什麼地方去呢？

葉萊在一條康莊大道上徘徊着——他的兩旁有耶堡林立，有不斷的車輛底行列，又有不斷的，異鄉的，容顏鬱悶的行人們在他身邊急走過去，把他擠到東，又推到西。他要把誰人止住下來呢？他要怎樣去開口問呢？他赤着頭，把帽子握在手中，在這沸騰的人生底迷途上摸索着，忽然覺得自己好像是赤裸裸

地站在禮拜堂底主祭壇前了，在一個禮拜日清晨的彌撒祭之中了。

什麼地方他能夠停留呢？什麼地方他能夠休憩呢？霧市在他的眼前浮游，一切的事物也在他的面前搖幌，好像他是醉了酒似的；人們看起來是格外地高大，又提起特殊的大踏步在他的身邊擦過；他們像影子一般底飛行，又穿的是稀奇古怪的衣衫。葉萊竟像在豪飲之後，讓兩條腿自己去跟隨而行；他有一兩次都以爲自己快要暈倒下去了。

道途沒有個盡頭處：人潮祇是不斷地，永恆地突湧。葉萊還在祈求上帝的憐恤，可是他又有一種荒漠的心境，就是上帝隔絕得太遠了，而上帝也不能夠在這座狂躁的巴比倫城裏聽倒他的禱告。

他徘徊着，直到他不能夠再舉步的時候。於是他就靠着一座屋邊，把自己的頭與膝都跪伏起來。人們都避到他們面前來了，有幾個人又對着他打量。一位戴上金邊眼鏡的紳士在葉萊的身邊停步下來，用那種異鄉的語言問了他一大套，好像在他的週邊發出婉轉之聲似的；因為葉萊沒有答話，他也就各自去

了。過了一會兒，一個身穿着輝煌的制服的大人兒忽然擠到他的面前來了，把他的臂膀抓着，拖起他就走。

“您把我拖到什麼地方去呢？”葉萊并不抵抗，却躊躇地問道。“假如您要帶我到什麼地方去的話，就請您把我帶到當今皇上那兒去，壁直帶到他的面前去罷，那嗎我就會把事情馬上幹完，因為我是這樣地累了——這樣地累了。”

這個警察也沒有向他答話，祇把自己的肩頭聳了幾聳，再把葉萊拖到街頭上走去。人們開始聚集起來了，這團羣衆瞧着葉萊和他的鋪蓋捲，靴子等物，再跟着他們走。

葉萊和這個警察來到一座富麗堂皇的高屋，再走進一間大廳裏去。在那裏被幾位官員盤問起來了，可是他不能夠懂得他們所講的半句話，而他們也不能夠懂得他的爭論。

“不講別的，就是像這樣的講話又有什麼用呢？”葉萊對着他的胡調的聽衆說。“我們既不知道，又不懂得大家的話。祇求上帝保佑您們大家，再求上帝能夠把公道賞賜給我就好了嘞！假如您們不介意的話，

我倒願在這兒休息一會兒，我簡直累得幾乎要死了。等我休息了一下以後，請您們就領我到當今皇上那兒去罷；要不然我就自己去我尋皇上也好。上帝總不會把我拋掉的。”

他就在長凳上坐了下來，又把自己的鋪蓋捲和靴子放在身旁。警察和官員們大家笑了又笑，却不再去問他什麼了。後來，正當他昏昏地睡了一會兒，他們又把他喚醒了。把他的鋪蓋捲打開來察驗。又把他的上衣和褲子都察驗了一過；把他的摺柄刀和他所餘剩的錢都抓了出來；過後他們把他領出屋外去，再把他裝到一輛怪難看的車子裏。這輛車的周圍都是緊閉着的，正像一座小小的車上的監獄。

“您們要把我帶去幹什麼呢？”他開口問這個押解他的人。這人却理都不理睬他。

葉萊却驚惶失措了，所以他又開始祈禱：

“上帝呀，憐恤我罷！我已經老了，又累了，我的脚上都起皸和腫爛了；可是，主呀，您要把我領導到那條公道底路底盡頭處去呀，趁我還不曾倒在路旁的時候就要領到。我的一隻手已經顫抖了，我的耳朵

聽不清楚了，我的眼睛看不明白了；可是在天上的父親呀，再給我一點時間，再給我一點氣力罷，到後來我走到您跟前的時候，心頭上纔有快樂，眼睛裏纔有榮光。我總要找到您的公道。天主呀，憐恤這些人們罷！雖說他們瞎了眼睛。會得精踏您的聖誠……

這輛車子在另一座高屋底前面停下來了，也像前頭那座一樣的富麗堂皇。警察又把他帶了進去。在這兒他遇見一個人——一個瘦長的，留得有一簇黑鬚的，戴眼着鏡的人，——會得講葉萊的言語，看起來好像是個律師。

“噲。您跑到這兒來想幹什麼呢？”這人對着葉萊嚴重地問。“您是從什麼地方來的？您到維也納來又要想幹什麼呢？把這點講給我聽罷，還要簡簡單單地講呢。”

葉萊聽見這些話以後，快活得不得了；現在他至少能夠對着一個懂得自己的言語的人對談了。

“上帝要保佑您，先生，上帝要保佑您呀！”他說罷，自己的臉上就煥發出新的希望來。“要保佑您所

說的話，雖然您是凶狠狠地說的。您問我是什麼人，那嗎我就告訴您罷，我就是從柏臺落華來的葉萊。我到這兒來我尋公道的，因為這兒乃是施行公道的場所。”

這位翻譯員却纔起眉頭來聽，聽到葉萊把自己的事情從頭至尾敘述了的時候，就驚訝起來了。

“請您看罷，他們怎樣地要把我從我應該有的家業中趕了出來喲！又要請您看，他們怎樣地要把公道隱藏起來喲！可是他們這樣幹，真正蠢笨得很，簡直像要去吹息太陽一樣。我聽了上帝底命令，我纔走了老遠和累人的路程來拜見當今皇上。我要硬直到皇上那兒去，請您領我到他那兒去罷。”

這位翻譯員發出一種虛偽的淺笑，又回過頭去，像要走的樣子。

“先生，請等一下罷！”葉萊看見新的希望消滅了的時候，就恐怖地喊道。“請等一下，請等一下呀！您還不曾聽完我的話；也不曾允許我的請求。假如您是個基督教徒的話，當我在這座巴比倫城的時候，就請您幫我一下忙，把我領導到講公道的場所去。”

葉萊的聲調都抖顫起來了，又有淚珠在他自己的眼眶裏，

“不要着急罷，”這個翻譯員說，“我們會得把您送到老家去的，”就各自走了。

過了幾分鐘以後，葉萊又被另外的一隊兵士押解着。鑰匙在鑰匙眼裏釘鏗地一響，那扇矮門就開了，葉萊就給他們推進一間四壁空空的小室裏去了，沿着牆壁排得有鋪氈的長凳。

這扇門又關了，此刻葉萊纔注意到還有三個人在這室中，然而他們的面孔却都是鬼怪的，凶惡的，從來沒有鑑賞過的。

“他們難道從來都不曉得有上帝麼？他們難道從來都不要公道麼？”他在想。“是不是祇有他們的外像是腐爛的，醜陋的呢？或者是不是他們的裏面和外面都一齊是壞的呢？”

於是他纔明白自己到了什麼地方，也就帶着一種強烈的痛苦，渾身上下都發抖了。

“我是來我找公道的，他們却把我關在小偷和兇手一起啦！”

有一個躺在長凳上的囚犯，撐起肘子，向葉萊那邊遞了一個兇惡的臉色過來，又哇啦哇啦地叫了幾聲，葉萊却不懂得。葉萊驚懼起來了，祇得走到對角的長凳上去，連頭都不敢轉過來向四周看。他的思想都紛亂了，他的一切的望希都被抹殺了；他的心頭上充滿了煩惱，自己也不能夠禱告了。

他就倒在長凳上，把自己的面部捧在雙手裏又啼哭着。

葉萊在那間牢房裏，在小偷和兇手之中，過了三天又三夜。

XVII

“不幹這些傻事了——我再也不會祈求和哀泣了。我不願意
跪了，更不願意哭了！我就要公道！……”

到了第四天底清晨，他們把門開了，把葉萊的鋪蓋捲，靴子，手杖，摺柄刀和銀錢都還給他，又把他押起走，一句話也不和他講。

“噲，朋友，此刻又要到那兒去呢？”葉萊問道。人們連睬都不去睬他。他們再把他裝在一輛車上去，駕駛他經過那座沸騰的，擁擠的巴比倫城底狂躁的，喧囂的街道。

“此刻您們要把我解到什麼地方去呢？”葉萊，在他們把他推到車箱裏的流神痞子之流的中間去的時候，又問。可是沒有一個人睬他。車上的值班的護送兵銳敏地觀望着，也有些囚犯自己在談着，笑着。

汽笛一鳴，車輪就啣啞啣啞地響了起來，葉萊纔向四面觀看。他的凝視線投在一個靠近的，憂鬱的，有一雙紅腫的眼睛的青年人的身上一會兒。

“他一定忍受了不公平的事情，”葉萊這樣地在想。“他的面容是這樣地年少而清秀，可是滿佈着煩惱；他的心頭上却是沒有罪惡的。”

“朋友，上那兒去呢？”葉萊就問。然而這個青年人不答話；他祇對着葉萊瞧，而葉萊也就明白了。

他們這樣地車行了一日一夜，在這兒也停，在那兒也停，由這一輛車又換到那一輛車，此刻有個人下車。過一會又有個人下車，而隨時都有新的人上來。

最後他們叫葉萊下車去。他就下得車來，向週遭一望，便驚奇起來了。驀然間他覺得在過去的悠久的時期中，他曾經看見過這個地方的。他在一種奇異的情緒中震抖，回頭來就瞧着一個愁容滿面的人立在他的身旁。

“假如您是個基督徒的話，”他請求道，“若果您

曉得，就請您告訴我，這兒是什麼地方？”

“這就是您的家鄉，”這個警察答道。這兒離開雷賽祇有兩點鐘的路程了，假如您有錢的話，頂好雇一輛車子去。”

“雷賽麼？”葉萊驚喊道。“我要到那兒去幹什麼呢？我沒有什麼人在那兒了，既沒有兄弟，也沒有姊妹。在雷賽有什麼人要我去呢？”

這個愁容滿面的鄉下警察聳一聳他的肩頭，又把自己的煙斗裝起來，點燃起來。

“不要在這兒闖禍罷，”他說罷，又吐出煙雲來。“我要照料您到那兒去；到了那兒的時候，您再要幹什麼勾當却不關我的事了。”

葉萊能夠幹什麼勾當呢？雖說他的身心已經都是累了，病了，他却放開懶長的地步，時而走在這個警察的身邊，時而又躡在他的後面。這一片地方雖是因有葱鬱的田地而十分美麗，葉萊却對牠沒有一點興趣。他向地上凝視，他的漫長的，灰白的睫毛遮蓋了自己的眼睛。

道路蜿蜒於一片微斜的山坡上，等到他們走近

轉變的地方，眼前就有一座小小的村子在陽光下閃爍出來。他們走到了村長家裏，而這位村長一看見了葉萊就大發雷霆，並且對着他哇啦哇啦地嚷：

“這兒沒有一個人看見您過！也沒有一個人記得您了。您爲什麼這樣大的年紀還跑到這兒來，要想到本鄉來上吊麼？”

“村長呀，我並不想把自己吊死在本鄉嚙，”葉萊便回答道。“我不情願來麻煩什麼人；我也不情願來幹什麼勾當。我祇要求您讓我休息一下；那嗎，我就不會得拿別的事務來麻煩您老人家或是本鄉了。”

他走進村長的倉庫裏去，就在稻草裏躺了下來。躺了好久都睡不着，又纔和上帝來談話。然而此刻葉萊對上帝談話，却不像個雇工對主人一樣了，簡直像個債主對自己的欠戶似的。

如今要把您所允許我的事情弄清楚一下。您已經把公道賜給人，可是他們却把牠隱藏起來了；我從警察或裁判官那兒都得不到公道，連在當今皇上那兒也得不着——他們也不許我見他。到如今您一定可以看得出，出您的公道究竟發生了效果沒有。我

告訴您吧，雖說是我對於您和您的公道有完全的信心，我却受了這樣的待遇，真算得一回羞辱了。我聽從了您的話——您應該使牠實行，『不然我對於您的信心也要會死了。假如您是全能之主和最高的裁判官的話，那嗎，您就應該來幫助我喇！』

葉萊如此地對上帝講了一個通宵。在破曉的時候，他就爬了起來，和雷賽的村人不別而行了。

他走了老遠，在途中休憩了三次，還沒有到薄暮的時候，他已經來到柏臺落華了。

“那不是葉萊嗎？”當人們看見他走過村中的當兒，大家都驚奇地喊着。“哦，他不是衣衫襤褸和形色可憐了麼”

然而葉萊並沒有左顧右盼，走過人前，睬也不去睬他們。對着他所造成的那個考究的田莊的方向，他連瞧也沒有瞧。他壁直就到牧師的老住宅裏去拜望教區牧師去了。

這位教區牧師是個慈惠的人。身軀是肥胖胖的，面孔又是紅凍凍的，老是笑嘻嘻的。

“哦，葉萊，您到什麼地方去了來呢？會得如此現

老和可憐了喲！”

葉萊就在這位牧師的書齋底門前立定了下來，把自己的駝背挺直一下，又從自己的額顛下閃出一對尖銳的，洞悉神祕的眼睛，凝視着這位牧師。

“我不會在此久吵的，因為天色已經不早了，”葉萊說。“您問我到什麼地方去了來。哦，我從這個裁判官跪到那個裁判官那兒去，又從裁判官那兒跪到當今皇上那兒去，可是到如今我纔明白了，在這青天白日的下面是沒有公道的。或者公道已給人家埋在有草根的泥土底下了，還有大石頭滾到上面去了呢。我在人世上找尋公道總算完結了，因為我在警察和裁判官之中，都找不着牠。我要公道——從上帝那兒去要牠，因為上帝纔是一切裁判官底裁判官。您就是上帝的在人世上的代表；請您告訴我罷，假如我說，我造的那個田莊就是我自己的，究竟算我對呢，還是算我錯呢！”

這位教區牧師舉步向葉萊走來，又把他的肥胖的手和順地攔在葉萊的肩頭上；他真是一個心慈面善的人。

“葉萊，不必像那樣講罷，”這位牧師說。“您已經吃過不公道的苦了；他們又拿非基督徒的樣子來對待您，然而，葉萊，您還是寬恕了他們罷，好像上帝寬恕那班逼害他的人們一樣。”

葉萊把這位牧師的手從肩頭上擺脫了，把他的尖銳的，帶有病態而又光耀的眼睛凝視着他，又用一種難堪的，刺耳的語音說：

“我不是在談憐恤和寬恕；我是在講公道。公道！——您聽清楚沒有？我要從您口中聽出來，究竟照上帝的公道和他的誡命方面講起來，您的意思是怎樣的。在這兒您算是代表上帝說話的人了，所以我到這兒來得個定斷。究竟上帝是幫我這一方面，還是要幫警察和裁判官那一方面——這就是我所要曉得的！我的年紀大了，也累了，我馬上就要在這兒把牠弄清楚！”

“葉萊，您的話太難堪了，而且太過分了，”這位牧師譴責地說。

“還管得到那許多嗎！”葉萊說。“讓我們從您的口中來把牠弄清楚罷——究竟公道是不是在我這一

方面呢？”

葉萊，暫時屈服於不公道的事情罷，到後來上帝總會得來定斷的。”

“從前您告訴我，上帝是絕對地公道的——現在請您把他的公道給我看一看罷！那裏是不是我的田地，是不是我的家宅；若不是我的，是什麼人的呢？您是上帝的使徒，那嗎，把牠弄清楚了再說罷，是我的呢，或者不是我的呢？”

葉萊的眼睛是嚴厲而難堪的；他的年老而蒼白的面孔正如石頭一樣；他的心頭上既沒有煩惱也沒有信仰底微量。然而他却又問道：

“上帝是幫我這一方面呢，或者不是的呢？”

“葉萊呀，您的話是咒罵神聖的嚙！”這位牧師在葉萊面前退避時，喊道。“假如您要對上帝講話的時候，您應該在他面前跪下自己雙膝來哭訴。”

“不幹這些傻事了——我再也不會祈求和哀泣了。我不願意跪了，更不願意哭了！我祇要公道！假如無論那個警察都可以糟踏公道，那嗎，上帝把牠造下來幹嗎呢？我是不還什麼願給上帝的，祇把雙腳站

在這兒願我自己應該有的東西。”

葉萊嚴厲的面孔一點兒都沒有變色，祇是他的兩唇微微地打抖。

“請您來罷！我要聽您代表上帝所說的話。究竟公道存不存在呢？有一個上帝沒有呢？”

這位牧師一聽到這些話的時候，就氣得呆了，後來纔向葉萊退避，伸開兩膀來喊道：

“去罷，您這不信仰上帝的東西呀，去罷！”

葉萊却等候着，把他自己的嚴厲的，強硬的眼睛釘在這位牧師身上。

“去罷，您這個咒罵神聖的人呀！”

葉萊此刻纔慢慢地轉過身來走。他的脚步是嚴厲而堅決的。他的身軀是挺直的。他再也沒有病態了。在他的心頭上，既沒有煩惱，也沒有希望。

XVIII

“他們之中有兩個人就把他的血淋淋的而又烏黑的身體提
了起來，把他轉來擺去……”

夜幕下垂而村人都從田裏歸來的時候，一條漫長的火煙從錫泰的田舍底屋上朝天冒出來了。一會兒以後，另有一條漫長的火煙出現於錫泰的倉庫頂端，還有一條在露棚上面；一堆熊熊的，劈劈拍拍的烈火，在晚來的天空之下，耀揚着。

人們都驚惶失措地呆立着，抖顫着。牠真像所多瑪（Sodom）的烈火（見舊約創世紀十八章十九節）一般，不可撲滅，又被那位討好的風伯借了兩翼給這位顯赫而震怒的火神去扇着。他們都在露天之下呆立着，他們的倉皇的心頭上還哼着為上帝而發的禱告。

到後來，葉萊底瘦長的身軀驀然地在他們之中出現了。他的一雙手都燒傷了，他的頭髮也燒焦了，而他却極其心悅地笑着。

“我跑進去拿我的煙斗，”他說。“我並不情願把牠燒起來。可是，噲，那豈不好看嗎？我的屋子呀，我的講究的家宅呀！哈！哈！此刻我要來點燃我的煙斗了。”

他把煙斗塞在嘴裏，又彎身下去拾一塊燃着的木材；但是他還沒有拿起火來的時候，就有人在大聲地喊道：

“這是葉萊放的火呀！”

轉瞬間，大家都蜂湧到葉萊跟前來了。他就昏絕了，倒下去了。

“抓着他！打他媽——的一頓！”

大家拿起燒燃了的柴塊就動手打他，又提起自己笨重的脚尖踢他。

“把他丟到火裏去！”

他們之中有兩個人就把他的血淋淋而又烏焦焦的身體提了起來，把他搖來擺去——搖了一次——

兩次——三次。葉萊就飛躍起來了；其後又落到這堆烈火之中去。至於這村中的人們——葉萊的合法的裁判官及劊子手們——却站在旁邊；他們的怒容上都被這血紅的烈焰所照耀，葉萊和他的勞働的結果都在其中燃燒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1929, 12, 15, 第 版

1932, 11, 11, 再版

1501-2500 册

分店

南京 廣州 北平 蘇州 杭州 漢口 鄭州 汕頭 廣州 汕頭 廣州 汕頭

現代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出版者 現代書局

印刷者 現代印刷公司

發行者 洪雪帆

翻譯者 王一榴

著作者 Ivan Cankar

實價五角

葉萊的公道



214

9
357

No. 0517